

泌園集

九

新學
船
PDG

泌園集卷三十

明烏程董份著

祭岳翁吳太宰文

嗟乎我公天之降衷秉世全德爲時人龍太華車立滄
海兼容不吐不茹和而不同匪激匪隨履道之中蘊如
完璞氣貫白虹用若太阿穎厲颺風三爲督學儒林鉅
宗歷更藩臬懋著勳庸勳庸伊何文武爲憲鳳節斯持
虎口是踐海外強國輸誠化叛尉佗稱臣南粵琛獻閩
中巨酋負固怙亂白羽親揮綠林黨散險阻旣夷方岳
以奠維彼宿州建業之衝朝受齊斧夕禦賊鋒孤城抗
敵睢陽之忠奇謀制勝卽墨之功神將效靈天兵震疊

鼓無滯響旗不再掣一戰雷轟萬眾景滅惟公銳志以
身許國下固封疆上衛社稷陵寢不驚留京靖謐帝之
股肱時之柱石始當徐淮河決爲災千里墊溺萬姓興
哀受命賑之廣惟艱哉縣無儲帑倉無見穀具疏奏請
經月往復卽緩須臾民皆溝瀆乃輒專制先截漕粟爾
州爾縣以分以給地旣甚便人各霑及開口待哺枵腹
得食震天呼號伏地喜泣嚮非急賑且不能夕惟皇之
恩惟公之力民式鼓舞播爲訟聲謂覽傳記于古有徵
活千人者其後當興矧公茲賑百萬獲生世世未艾爰
肇此行追原公心非爲陰德急民之生躬不遑恤專制
之罪寧任其責惟皇明聖天高聽卑匪惟不責又寵嘉

之既陟司空旋晉端揆遂統百官以掌邦治兢兢業業
畏居要地斷斷休休曰無他技用人之長是謂大智人
皆攬權公獨以避喜無作好怒非以恚坦夷和平實養
元氣惟公平生尤秉精白歷五十年有如一曰百練之
金無瑕之璧公之仁心騶虞不殺公之眞純太樸未斲
泥而不滓撓而不濁始終一德俯仰何忤當公在位國
之老成及其居鄉土之典刑動爲楷模言作準程予末
小子幸忝館甥愛之如子教如友生肺腑相屬道義相
成媿非玉潤以附冰清自公掛冠予亦解綬百里非遙
扁舟可就攝齊登堂捧觴爲壽將比漢人疏之廣受公
實謂予惟吾與爾始嘗同朝今接閭里人生有涯仕必

有止往來旣親罷居反喜公稟素厚夙受異傳獲彼鴻
寶秘證玄元丹顏有渥頤而美髯翩翩塵世望者若仙
皆言得道豈但長年孰意我公先我而逝郡城地陷文
昌星墜哲人云亡震動天地雖百其身疇能贖矣神魂
內銷生亦何意肝腸寸裂何況涕淚繫與夫人公之元
配早歸德門性實穎慧邁此多艱身嘗百瘁誰謂荼苦
其甘自慰內緝女紅外事拮据孟光井曰少君鹿車同
歸樸素尤備勤劬豈忘暇豫靡敢荒虞顧嬰疾病憂與
生俱病不忘勞貴不圖逸分工督婢各授其職杼無停
機杲無廢績夫子宦遊四方涉歷海北天南皆有轍跡
強與偕行固辭以疾夫子顯榮安處幽寂詩稱樛木貴

能逮下至于小心分亦無假其若夫人委之能者推其
家政身無與焉色無幾微人無間言心迹兩忘和氣藹
然史載班姬求養長信班本婕妤好其理亦順豈若夫人
尊而能遜築成靜宇悠悠屏居焚香潔掃早暮澹如其
行逶迤其意恬愉凡若此者總爲夫子委畀得人家可
以理事苟以集功不必已閨壺睦雍刑于伊始是謂有
相用成其美遂俾夫子益顯令德淑懿祇承表儀靡忒
厥惟夫人實生子室撫育之恩乾坤罔極當其盛時二
老垂白有五丈夫金紫間立諸女來臻交映翟茀予亦
追隨燕喜侍側以祝以稱舞綵駢集親心旣懽子姓悅
懌如何末齡皇天不恤家難薦臻外患彌急致此二親

相繼憂卒冠裳之禍縉紳之測行道酸悽矧茲至戚我
辭欲陳徒以嗚咽適當兩甥素獲過庭聯舉南宮並對
大廷甥旣先驅子孫必興陰德之報當可益徵相湖蔚
蔚或應嘉名悲莫自遣聊慰二靈嗚呼哀哉尙饗

駱太孺人祭文

於乎孺人生自茂族作嬪高門淑儀維則令聞夙振履
和蹈順蘭郁其芬奉君子之休範託內史之徽音稟肅
雍以成德每敬將而服勤羗中道之不造遘哲萎其痾
心嗟育鞠之惟恐懷離愍之長辛諼樹背以代怙斷餘
機而示箴懍遺緒之不墜儼惠教于前聞子擢穎以發
祥服明訓之可珍聊假翮于天路遂翱翔于藝林依日

月以振曜望天雲而抒忱指粉粹而就養爰息駕于湖
陰何靈曜之忽匿迫婺景之夕淪豈化途之不處抑造
運其相循嗚呼壽母賁喪哀子悲號馳悼些于京國慟
秘苑之羣僚份等傷懿德之不見念令子之可徵緣契
誼于省閣標芳輝于典刑雖裔美其克揚終母善之有
成羗明盛之嘉渥赫雲章而是承冠六珈而爲副享五
鼎而在庭斯御平生者未盡而得乎亡者亦足榮矣嗚
呼象設虛在翟度焉憑信時命其有當卽泉臺而杳冥
將痛往以送哀亦緣存而慰誠

王文祭王愛荆文

大海湯湯百川所注婁江瀾瀾五湖交互吞吐日月襟

帶寰宇是惟奧壤足稱天府巍巍洞庭天之南戶金簡
玉文寶藏其所惟帝閱之寶茲千古間氣涵凝精靈翕
聚宜有異人以乘遭遇誕啟我翁實生賢輔命世而興
篤天之祐昔貳秩宗佐王典禮匡贊帝猷黼黻皇紀用
有寵嘉推其本始錫之絲綸分以纓組龍蟠其章鳳儀
其羽惟翁荷之承以慎默樂道于鄉屏貴于國丘園栖
遲州郡絕迹脫彼塵樊蹈此逸躅中林射雉平原駕鹿
鴻飛青冥白駒空谷其顏沃丹其人如玉豁達有容高
曠無束翩然陵虛眇然離俗惟此賢輔素膺訓迪道德
是崇綱常是植卓如泰華萬仞壁立業若砥柱中流挺
出惟彼持政肆其專復蟬竦經天天光眩惑人不敢指

又誰敢拂決裂大閑彝倫將數褻裳去之不與同國上
疏陳情親老是乞匪徒律人以身作則匪惟憤時念我
罔極不以三公易養一日亦有賢仲才名相翕金昆玉
友聯珠合璧大山小山並歸巖窟同氣同心同時侍側
二老在上章甫翟第二難在下金紫繞膝鼓樂稱觴聲
諧琴瑟先意順志承顏奉色性分之樂天真洋溢謂集
至和益延壽表如何彼蒼弗弔弗恤宜膺百嘏遽奄一
疾孝子摧心路人酸鼻出入哀號晝夜血泣病莫能興
毀而彌瘠時有否泰運有通塞天佑皇明資以良弼默
啟淵衷夢與卜叶神之聽之好是正直帝曰念哉予惟
汝翼爲商伊虺爲周旦奭格于皇天以成一德千里築

隄九重仄席喜動萬方權騰百辟外夷聞之亦慶中國
人心之悅天意可識自昔卜相未有今日孝子諏期方
營兆宅寵自天頒適與會值黃麻宣綸白驥引紼曠古
殊恩一朝而及用藉宸光洞照泉室顯有明徵足占永
吉入輔何辭大事旣畢相麾前行仲輪繼出比肩立朝
同位社稷移其孝思以罄忠赤體其友于協恭盡職翁
而有知永慰窆窆份忝通家契自疇昔廿年之交豈一
朝夕奕世之好傾吐肝膈匪予爲勸實同休戚以榮以
哀情由悃福靈其昭鑒之尙享

祭李文定文

於惟我公間氣篤生晁孫之策卓冠漢廷房杜之業光

佐唐興才稱命世才不自矜學號儒宗學不爲名產茲
淮海度合滄溟挹之不損注之不盈是惟雅量莫與爭
能嘉隆之際宰執交傾貴溪分宜新鄭江陵同堂宴豫
中有甲兵轉瞬指顧伏戎以興有間卽投惟釁是乘殺
機內發刀鋸外成前車旣覆後轍莫懲吏用冠虎擊如
擎鷹文深次骨眾憤填膺逮公爰立泰運來亨燮調鼎
鼎察齊璣衡受遺玉几精貫金滕崇承元首首列股肱
位高心下任重志兢乾乾惕若翼翼忠貞允諧庶尹協
誓同盟虛懷夾輔屈體仰成威福不擅喜怒不形志意
浹洽太和熏蒸休養元氣順翕羣情百辟景從四海風
行士無矯虔政無紛更巖廊樂職田野安生坐鎮雅俗

緝熙黎氓清靜不擾中外又寧曩之險害化爲和平曩
之疾苦轉爲權聲欲知至德厥有明徵昔在丙相寬大
見稱不案官吏不問鬪爭至于韓公厚重是敦安國定
祚正笏垂紳二公度量廓乎無垠相彼前哲公實與倫
猗與美哉其疇克臻維我肅皇英明睿智祈天永命欽
若上帝妙選詞臣夙宵直侍公與常熟實先應制藐茲
匪人亦復忝廁同荷眷知超越故事西清築室內禁賜
騎居則連楹行則接轡警欬聲聞步趨踵繼公實謂予
遭逢豈易世之懿親莫如兄弟幼而竝育長則分異惟
吾與爾實踰同氣匪朝伊夕靡往有離非仗殊恩曷乘
奇會予曰然哉宜勉終始數不可常期不可恃惟各矢

心益崇道義奉以周旋庶無乖戾公既大拜予則匪類
秩宗序遷承乏代匱緬惟疎慵當軸見罪滔天之瀾起
于平地機械滿前咎獲曷避前言未幾須臾自罹雖由
德薄命亦有制予固甘之公乃勤慰千里貽緘十年至
誼介推歌蛇孫陽泣驥鼎湖龍髯抱者已墜郊墟罷驚
顧而彌媿瑤華先投木桃莫寄豈敢有忘政府難致及
公南還角巾東第維揚雖遙一葦可至顧嬰沈痾遲違
累歲廣陵之濤小山之桂欲因招隱起觀其槩僕病未
能公已長逝梁棟之摧邦家之瘁惟有慘裂曷勝涕淚
予與夫子霄壤旣懸詎宜茫昧輒有攀援獨念往事似
締夙緣爰居爰處一話一言數形夢寐恍在目前向恐

自附未敢輒宣今已隔世夫復何嫌秣陵之答有懷泣
然西州之慟其曷敢諼不能奮飛自阻山川雖有斗酒
莫奠橋玄雖有長劔莫掛徐原兒之奉使天若爲憐含
悲寫悻俾薦几筵憶公顯庸祖考康吉諸昆是偕錦綬
駢集茲公懸車孫曾羅膝諸子率之玉樹森立位先三
事齡踰七袞道應洪範福錫皇極有司訃聞聖朝震惜
禮官議謚天曹班冊晉之太師尙父比秩易之嘉名延
之世及榮哀之典光照今昔於惟我公安窆窆尙饗

祭曹母文

天振曹宗孺人來歸玉範其度蘭郁其儀溫溫惟恭淑
慎不違思媚諸姑徽音是齊博綜德藝功容自持紛有

此美亦復勤止雞鳴夙興矜禋櫛縱靡事不親靡勞以
弛籩醢是將爰及酒醴適于姑所以御畜旨豈曰在中
實贊夫子蒸洽祖妣敬共孝祀惇陸懿親穆和閭里內
外咸宜相惟在爾旣嬪于曹曹以日昌天祚令德篤啟
俊良恩斯勤斯于鞠于將匪惟恩之厥訓孔彰匪徒勤
之以翼以匡雖微必勑雖晦必臧於惟哲嗣敬訓不違
實象母德以勛周行秉心塞淵易直孔良令聞令望如
珪如璋仕于天朝在帝之傍藝林始陟栢署于翔秉國
之紀以肅典常乃巡于南四牡煌煌天子曰俞予不爾
忘爾有父母賜之寵章母及夫子惟以壽康拜帝之賜
翟莛于光人曰天只惟善降祥云胡母氏羅此疾殃亦

既七十非以殞傷人曰善祚百歲未央胡寵之集乃病
之戕殫等早同哲嗣出入徜徉珥筆負橐鳴珮鏘鏘慘
我母氏實悲我腸無謂壺儀不聞于外周旋哲嗣備歷
年載我書所聞遺細紀大無謂千里其傷不情哲嗣于
我惟弟惟兄銜悲奠絮有淚如傾尙享

祭孫封君文

昔在萊子乃若於陵咸有淑媛作配幽貞伯鸞繼之孟
光攸稱並以合德避迹藏形珥管惟彤削簡惟青是紀
是訟千載垂聲茲惟孫翁古之逸民賁于巖穴不出戶
庭亦有劉母克佐儀刑翁不喜仕母不希榮實與昔賢
前後照映潛德雖同運履其盛時當昌熙主逢明聖有

子冠世賢良方正著書五車名動萬乘遂率瀛侶首膺
寵命惟翁之生性甘寂寞不雕不斲獨全其璞仁人之
心惻隱憐怛麟不踐生騶不喜殺長者之度坦夷恢廓
不設城府包弘海嶽動無過舉語無虛諾家秉成規鄉
遵遺躅導啟來裔以引以續惟是夫人高門望族壺儀
蘭芳母慈蕙郁蘋蘩澗沚絺綌中谷肅其宗祏昭示內
則攻苦茹淡匪以家恤力勤積纖賑施嫻戚內外同心
惟善是植一年樹穀百年樹德天心所祐間氣蓄積祚
霧發祥異人挺出自膺首寵繼以優渥視草北門橫經
東幄銅龍金馬石渠麟閣晚下蓬萊朝咏芍藥豈徒賦
歌匡輔聖學格君有道經世有略惟聖眷懷不忘啟沃

遡其源淵馳以子爵褒晉清華殊恩特達簪紱光輝翬
翟聯絡高堂二親紅顏白首恩自九重錦帔紫綬學士
宮錦裁爲舞袖斑爛絢綵笙鏞繁奏鵷雛翩躚鸞鶴交
湊食以列鼎酌以大斗禱其萬福祝其千壽懽洽庭闈
慶浮宇宙昔之隱者嘗有此否人視二老儼然若仙造
物何忌胡不永年將厭人世欲離塵樊並駕黃鵠上陵
紫烟踐十州之外三島之巔耶哲嗣純孝泣血其漣茲
蕤雙璧宛若珠聯我聞具區吐納百川亦有洞庭萬嶺
蜿蜒高山拱后大澤當前蔥蔥蔚蔚真氣昌延份忝肺
腑之親道義之契哀固有因淚非無自來臨窆窆聊慰
予志永妥厥靈垂蔭百世嗚呼哀哉尙享

祭陳松谷文

昔在世廟總攬乾綱嗣聖作配懋建元良天之歷數在
我穆皇如彼曠日未臻扶桑外韜其耀內蓄其光浴于
咸池應于少陽惟茲少陽養晦東極雖有明睿運之玄
默雖有神武藏之于密敬天之命順帝之則帝篤儲宮
樹之輔翊惟我陳公是匡是弼性本真誠神與正直道
之三善傳以四術玉裕金聲周旋贊迪鸞輅龍扉罔不
瞻飭鮑俎之登太公避席桐圭之封周公建國雖微必
謹凡動咸秩兢兢執玉以全媵璧終日乾乾小心翼翼
歷此百艱用成一德承天之運厥惟其時同瑁在作玉
几受遺躬率六螭挾日以飛照曜天下萬國同輝殷周

伊旦虞室龍夔四岳咸讓三事是躋元首正位股肱以
隨乃齊七政爰贊萬機轉幹洪鈞密察璇璣以斷國是
以決羣疑有言必吐無鱗不批金石可貫玉鉉是持太
華特立砥柱不移四方拭目願覩雍熙百僚振足咸共
瞻依功業有緒曷爲棄之惟時新鄭位在冢揆亦有江
陵並參鼎司皆自潛邸荷恩講幃謂當同心式贊康哉
如何轉瞬自興睚眦權旣相軋勢遂以攜廟堂密勿戈
戟交馳胡越起轂豺虎成蹊不狎不義不履其危六龍
御天已遂所期一蛇在野何必復追几几赤舄翩翩羽
衣主眷方崇臣節固辭范蠡霸越號稱鷓夷張良興漢
赤松與歸婉彼明哲非公而誰惟公超矣用行舍違大

人之道與時委蛇時不自作道以推移知進知退知幾
知微不言其故莫測其機鳳翔千仞匪夷所思黃鵠四
海弋人何施巍巍大峩高出五嶽積石巖巖表以劒閣
奠茲梁益作鎮西極亘地四維去天咫尺惟公之高實
與壁立萬內具拱百靈咸輯我聞華陽神仙之宅中有
至人不飲不食夕餐濯露朝霞與吸奉藥一丸坐生羽
翼胡不千年遂以奄忽天柱西傾誰鍊五石豈厭塵世
蟬蛻溷濁上遊帝側鈞天聽樂王喬左吹洪厓右拍生
旣無生樂兮莫樂安知公神不在寥廓嗟予小子自惟
不類顧緣始日幸乘其會同舉南宮載涉中秘天閣石
渠玉版金匱圖書之府靡往弗暨著作之庭有行必與

惟子與公二三兄弟雖殊所生實爲同氣規之正言間
以善戲和而不同親而匪比切劘以道豈曰游藝行義
相質志意相厲高山有崖是仰是企崖木有枝是攀是
憇賴其夾持以不實墜緬惟世廟夙重王言謂茲制體
豈宜蕪繁昔在典謨百世是遵漢猶近古見號雅醇迨
于末葉以君譽臣遂發明諭妙選詞林俾隨內閣試之
絲綸追邈古昔作範自今九重特命一代鉅文公才燕
許迴□□雲秉筆東觀視草北門簡而有要約而有倫
皇風是穆國體彌尊片辭之出華袞爲榮黼黻治化粉
飾太平公之大拜兆已先行願予不佞亦被誤掄濫竽
雖媿珥毫益親借光鄰燭螢燭增明愈深晚契重篤初

盟自于寓直略如參辰及其報罷霄壤遂分凡子與公
始同末異惟其誼深不能自寘實結于心匪以公貴踰
四十年宛如昨事自其笑言時形夢寐頃當計音增子
衰憤哀此哲人邦家之瘁吳蜀相懸越在萬里天從人
欲兒得奉使宣告大延頌之皇制生沐殊恩沒膺嘉謚
兒方行役寵揚御祭份之私棕附以哀些南州之孺酒
亦濡絮東州之路慟曷能至子則自傷公其可慰仕逢
聖君家有賢嗣章賢文學立成是繼楊震忠貞遺秉及
賜帝曰休哉是父是子開先旣難接踵不易光輔王室
在爾奕世惟其元功懋啟相裔天佑方來俾昌俾熾
其仰承永安爾窆嗚呼哀哉尙饗

祭茅恭人文

繫與夫人出自華裔毓德閨闈受書姆氏茂有令聞實
多夙慧稱詩引禮知其大義牛衣止泣仲卿是厲鸞刀
斷機樂羊銳志桓喜輓車孟甘椎髻日則攻苦夜罔寧
寐欲佐其勤身先勞瘁琴瑟雖諧圖史淬礪遂相夫子
學冠當世奮登王朝名成高第振發才猷恢弘經濟出
入踐更懋建勳勤當其宦遊不遑家視及其旋歸嘯歌
自慰是惟夫人綜家巨細外運謀謨豈獨中饋力持堂
構何但絲枲壺政肅宣家日昌熾默以贊襄匪曰攸遂
份與夫子早期樹立以文琢磨以道羽翼情同琬琰義
貫金石締之肺腑攄以肝膈如彼砭砭得依珪璧資雖

不類光則相襲如彼蔓蘿得附松栢質雖先凋心則匪
易越五十年以歷茲日惟切通家用知內德繫與夫人
淑慎淵塞毅而能和嚴而不迫張弛有宜操捨靡忒穆
木其纍恩能下及鳴鳩有子愛則均壹顧復之思不違
頃刻義方之訓挾于旦夕爰有哲胤遺教是率夫子先
登嗣人繼迹碧漢聯翔金閨接籍皇華祇奉大事斯畢
懷母之仁荷帝之力鄉人寵榮孝子悲咽惟子冢婦夫
人自出樛木鳴鳩式遵母則縣我宗祀藉此餘澤匪徒
以詞感結胸臆醞茲絮酒涕沾舉紉瞻彼武州封禹之
國夏王南巡千方玉帛勝槩留傳車轍馬迹佳氣猶存
蔥蔥鬱鬱龍岡之陽卜其兆宅山山拱護世世集吉顯

榮伊始福作無極九原有知永妥魂魄嗚呼尚饗

祭徐雲翁文

嗟呼我公實懋厥德對策大廷封符兩邑仁人之心惟
多隱惻長者之度專用悃愾操履端嚴斷金石襟抱
洞朗光天霽日鉅量汪汪小心翼翼森然臨事經綸縝
密藹然待人珪璋潤澤剛柔不偏張弛有則惠是以弘
政是以集愷悌之歌咏于周室循良之傳載之漢帙公
實兼之遺愛無斁始蒞上黨以憂去國繼徙恆山赴召
而入兩地攀轅萬姓伏軾至今慕思崇奉血食惟公德
厚實感嶽靈嶽神是降英嗣篤生奕世甲第亦宰松陵
家學授受縣譜傳承志操相率冰蘖相成前旣崛起後

益勵精胡威與父同有清名傳綽及子並馳政聲一時
有赫四海齊稱惟此松陵尤號繁劇錢穀獄訟天下無
匹盈庭事勞充棟案積較之他縣其難千百雖有賢能
每不遑給英嗣之才冠世獨立如彼鷗鵬負風奮翮如
彼龍馬凌雲絕迹遂號神明實惟作軼人仰鳧飛益知
燕翼於穆我皇睿聖御極端拱九重照臨萬國大計郡
縣博考治蹟公與其子前後超出父旣無雙子復第一
皇曰休哉明良喜起有君有臣是父是子接踵而興與
我共理並置臺端俾掌綱紀寄之耳目屬以心膂鐵冠
前趨白筆後珥相繼鷹揚相隨虎視咸巡西北振飭邊
鄙聲震百蠻威行千里誰謂一家有兩直指惟公訓子

其言甚偉曰在古人有進有止今自吾身親躋世美共
承天恩惟吾與爾爾旣奮庸吾且迤邐豫州之域是惟
中土貝茨之山大塊之所軒轅受圖廣成沖舉神靈之
區仙眞之宇旣生其鄉能不瞻企吾其歸與以適吾志
爾其勉之以畢吾事臨叩之節于是遂弭谷口之車任
其所抵蟠桃方朔紫芝黃綺箕嶺捐瓢潁陽洗耳榮寵
之途棄若敝屣寂寞之野耽如甘飴人謂我公已探玄
旨得道延生專精內視將踰百年茂臻萬祉况當昌時
正逢不諱四聰旣達四門方啟宜有弓旌還公戟棨黃
鵠雖翔白駒維繫與子同朝荷天毗倚九鼎夾持三台
接履予日望之心其何已云胡一旦哲人先萎予未識

公識公賢嗣是惟我侯屬在部治藐茲弱孫附侯而起
以斯駑足得隨驥尾聯題鴈塔追趨鵷侶遂以通家謬
忝一體猥是畸人特承知己昔在言游澹臺是喜至于
宓賤楊橋是鄙人皆樂彼侯獨取此察予知拙不求不
伎諒予之愚無隱無諱赤心頓推皓首相締始終不渝
表裏靡異肝膈之交骨肉之誼嗟予朽衰世所擯遺命
之不造家難頻罹孰予爲憐侯獨存記金玉之音遠而
數惠琬琰之懷久而篤志烏鳴嚶嚶求其友生亦有鶴
鶴義比兄弟侯之意氣實非世情予之棕悃敢不鏤銘
休戚攸關變故倏更一聞公訃曷勝震驚八十之叟百
病交嬰歲月荏苒弔唁未能念之蹙額言之涕零聞侯

按遼四牡歸迫中途心動夙宵惶急食不下咽寢不帖
席軒車倉皇人馬辟易兼程而趨見星靡息僅及還轅
公將易簣孝感昭彰弗違時刻公當彌留執手而泣訓
之立身矢之報國其息漸微言無他及我公忠貞靡間
存歿我侯永懷益秉正直以答宸衷以匡王室功書旂
常名紀竹帛公志以慰公事以畢雖歸黃泉有如白日
獨嗟予生居限南北朔雲可瞻渭樹懸隔遙持絮酒灑
公窆窆哀些有盡鬱紆靡極嗚呼尙享

祭潘夫人文

天爲國家篤生明哲必有淑懿俾作之合詩咏鵲巢專
靜純壹遂顯君子能正其室至于雞鳴警戒畏惕克佐

君子恪共厥職乃知二南肇端四德惟我潘翁占鳳叶
吉亦惟夫人乘龍是擇潘楊之睦秦晉之匹當其始嫁
百兩來集資送之盛豈無絡繹顧如少君悉去華飾共
爲輓車獨以行汲蘋蘩是采箕箒是執及其旣歸羣媵
擁立女工之勞豈無任役顧如敬姜貴而猶績匪敢卽
安恭盡其力朝夕是訓內外是率迨其承恩屢賜翟裼
山河之服豈不赫奕顧如曹家女誠斯飭葛覃是遵布
裳是懌薄汚薄澣服之無斃暨其益顯列鼎在席山海
之珍豈不易得顧如樊姬諸肉不食藜藿是甘嘉蔬是
植持齋茹素守之無失猗與夫人厥有仙質騶虞之性
不善生物鵠雛之饑必資竹實葦穰屏除潔清是適名

香日焚淨宇弘闢誦經奉道朝元禮佛翁之操履素厲
冰蘖爰藉夫人成其精白規範肅崇庭戶慎密交際之
餽雖微不入非禮之干雖親必斥一塵不染四境咸寂
其門如水其心如石用俾我翁彌著忠赤慮無反顧事
專報國遂臻八座確持三尺持法過堅乃啟讒慝巖谷
潛蹤廟堂動色聖心頓寤帝簡載錫弓旌特招蒲輪加
璧澤水興咨金堤斯築宣房既成瓠子遂塞通漢之漕
纘禹之蹟萬里底貢千方咸謐夫人孔嘉和顏可挹聿
來幕府同與宴息瑤池會啟青鳥先集樂以鐘鼓翁以
琴瑟謂當遐齡茂祉並迪夫人離家偶懷返室如何暫
還遽以奄忽惟邦之媛實邦之戚夫人高行足爲婦式

至其善教又爲母則勸學斷機近俎徙宅家法之立有
嚴有翼義方之贊以訓以勅自其拊摩雖每置膝諸所
督趣必爲正色威儀凜凜德音秩秩晉之陶母宋之申
國保護旣端英賢斯出昂昂長君大廷對策伏龍已起
鳳雛奮翮周公拜前魯公接迹名振洛陽符授京邑神
明之政海內傳述卓異之稱漢家第一奕奕仲叔品皆
超軼俊傑之才博雅之識如鷗如鵬亦將聯翼嗟我夫
人胡不覲覲天豐其德胡年之嗇翁旣悼亡子乃泣血
我獨何人能不軫惻惟份與翁素忝同心曩嘗結綬獲
附盍簪意氣相許道誼是敦寧獨杯酒以展殷勤三十
餘載一浮一沈翁登霄漢不遺巨林誼重當世道追古

人謬以舊好申之婚姻肝膈之契肺腑之親迹同倚玉
義實斷金緬茲耄叟藐以弱孫爨卻衰胤王謝高門私
衷自撫曷其能任顧聞夫人每獨權忻孫嘗病疹意甚
注存至厘禱卜遣問尤頻休戚一體痾瘵切身勒之悃
偪敢忘至仁興言及此涕與沾襟闔壺之懿人莫能聞
幸屬通家梗槩略陳其詞雖繁其事則真嗚呼尙享

祭嚴心萱文

猗與我翁篤生相公受天之寵爲世顯庸凡能言之士
載筆之雄固以纘福履之純備極盛德之形容份雖擬
議無所措其工矣而執紼興哀薦芻灑泣淚非無從悲
由中出則以早承話言幸覩顏色想其梗槩記其髣髴

蓋翁真有所不可及者焉人徒見其豐頤廣額嶽峙山
立以爲倜儻非常魁梧傑出而不知其載信以行推誠
待物握手同游咽吐肝膈傾蓋相逢亦披胸臆本無睚
眦何有別擇如履周道盡去叢棘如撥陰雲以懸朗日
就之可親望之可卽不問賢愚無論交識而皆稱其爲
時之鉅人古之遺直翁之心事光明此其一也若夫內
蘊淵弘外多坦易豈曰諧俗行非尙異道貴兼容人無
可棄片善咸資一長必譽卽或負之亦罔攸悔事不夙
憂情靡留懟終裕雖權始窘無伎不以戚戚而爲生累
式歌且舞以遊以憇用以延年常適其志翁之度量闊
達斯其二也至其佐人之急賑人之艱施不辭匱求不

誘難匪以爲俠惟義所先視人患苦若子痾瘵憐然動
念慨然發歎惠浹宗黨周及里閭寧獨親昵踈越亦然
雖不能及意必至焉人之有過每以情原務成其美以
救厥愆私則勸戒明則獎宣發之自衷有味其言翁之
性資仁厚又其三也然翁本有揮霍之才閔遠之識動
有成算策有定畫立談解紛安坐應卒指麾不煩頃刻
而集倘蒙際會獲階寸尺譬之神魚躍鱗鷺鳥揚翮屈
伸變化飛騰卓軼必有可觀詎無建立而不在其身在
其後人海亦有源木亦有根培植旣久涵蓄者深明堂
作棟大旱爲霖布澤無已任重惟殷惟德獲報匪天有
親厥報伊何帝命屢崇錫以章服袞繡來從其德如玉

其光爲龍禮絕百辟爵等三公豈爲爾私粵與子同份
與令子若有宿契南宮附攀東觀注記禁廬寓直銓曹
參侍黽勉同心婉如一氣而才薄分踰本同末異其燈
若躋其失若墜升沈旣殊迹雖有媿休戚相關義不知
背昔份遭閔旅襯是扶翁來會葬白馬素車痛失怙恃
哀此熒孤慰唁備至期望實多願我若是負翁如何舉
柳在道薤露興歌光景恍昔傷感倍初臨風一慟翁其
鑑乎嗚呼哀哉尙享

祭沈筠溪文

曩子與翁俱遊黌宮翁固才同倚馬學比雕龍思如涌
泉氣若吐虹當是時也翁爲先進子則蒙童嘗挹其遺

響拜其下風謂當擅藝苑之望爲儒林之宗豈意翁之不遇鼓瑟徒工子之多幸濫竽獲容昔在楚國客歌郢中陽春寡和下理多同斯蓋翁之高調時適不逢而子之偶合實以凡庸也然古言一年樹穀百年樹德翁之家教源淵厚德培植積其鴻休詒以燕翼厥有令子是繩是式長公先登伸翁之屈多歷年所踐更出入仗鉞晉郊握樞漢室正將贊畫廟堂勒勳社稷奕葉駢繁本枝茂密鴈行比肩麟趾接迹奮興有始功業崇赫俊髦繼之志行卓軼雲蒸而起天祐從集方當養以九鼎稱之萬石顯揚雖著褒封未極何其遽厭塵凡之世高蹈玄冥之域耶然翁發軔青徐參佐郡國政尚循良治用

經術解燒釋苛專務隱惻拂以清颯煦之化日海岱之
間猶留惠澤未展驥足卽振鵬翮謝彼樊籠投我纓紱
澹然無營悠然自適史稱龐公不入城邑亦有澹臺不
至縣室出則小試旣舉厥職歸成大隱世莫可卽仁人
君子其儀不忒惟翁之歸優游若仙醇酒一斗辟穀十
年不須服食道氣凝然不必吐納真息縣延固已心與
雲逸神與淵潛若可從赤松之後對黃石之前矣而長
公在鎮帝命頌宣六曹暫轉八座將遷鳳綵旣下熊車
急旋遂因荷眷得以承權顧當省覲之暇杖履偶艱日
夕扶曳旬月留連迫切上疏哽咽陳言遂得躬奉屬纊
親事飯舍其在我翁爲壽福之全其在長公則忠孝實

兼豈獨一時所難得抑且後世所可傳此皆足以徵厚積之德而見嗣續之賢也份自束髮以至于今數其既往六十餘春早隨執筆晚共投簪桑梓密邇芝蘭同馨爰自長公暨于哲孫交誼益締世講惟新遂以弱息輒附高門肝膈之契肺腑之親潘楊舊睦朱陳有村匪敢繫援夙好是敦葭莩自媿生芻以陳涕非無從詞實有因嗚呼哀哉尙享

祭施南石文

嗟乎南石實古逸民鴻冥混濁蟬蛻風塵昔在厥考是日菁陽始以文學倡興湖邦儒雅蘊藉意氣激昂日孫日劉結社翱翔義比琬琰追琢珪璋嘯吟丘壑名動廟

堂如彼麒麟霄漢于驥千里方騁一蹶斯傷未究其業
以貽後人君從弱冠名動縉紳朝霞標格秋水丰神謝
庭蘭桂虞室鳳麟凡彼高賢以逮懿德並屬品題共借
顏色染翰雲興禊躬壁立尙及千秋砥行三益君寶瓊
瑤予惟山石詎有寸長謬長一日情投肝膽義堅膠漆
戴崇懼洽彭宣簡率惟吾與子兩者兼得五十年餘陶
陶永夕余謝纓紱歸于柴桑君亦卜築彭澤徜徉徑同
蔣詡志邁向長溪山策杖烟水流觴辛夷列館紫葍名
房蘭諧竹戶芰製荷裳與子同老樂亦我臧君復善修
皓齒華髮顏茂渥丹談霏玉屑僉曰松喬共享日月奈
何一疾遽爾永訣露繁星隕珠沈玉缺蘿薜春消烟霞

盟絕茲從吉卜逝將永藏顧予不造適有新喪莊生哭
惠潘岳悼亡浹旬興慟期適相當屬續方邇執紼莫將
嗟乎南石余曷爲心雖有絮酒孰爲余斟雖有素車孰
駕余輪極目遙睇菁山之雲振足銜恨潯水之陰辭覃
于楮淚滿于襟北邙樹鬱西陵草深夜臺風響幽壑霜
零余腸已割余身幸存君有令子足嗣徽音哲孫伊茂
必振方塵九原可慰奕世將興靈乎有知昭格來歆嗚
呼哀哉尙享

祭紀明齋文

通家之誼合葬之辰輿櫬同舉具溪之陰旌旒雙逝簡
田之濱時良日吉風和氣溫我酒旣潔我肴旣陳靈其

並鑿尙冀昭歆旣乃告以文曰子自束髮卽從公遊班
荆而語傾蓋相投坐而接席出則同舟握手宛轉聯袂
夷猶匪朝伊夕自春徂秋何行不與無言不酬以彼婉
變成此稠繆豈以私暱惟道是謀志同意合聲應氣求
始予少時妄不自量嚶嚶古人落落天壤箕踞林間睥
睨世上秉性旣狂吐辭靡讓獨于我公去所歸嚮醉公
醇德服公雅量曰茲締交惟予與丈公亦不鄙許予追
隨丹誠旣結皓首爲期肝膽是歷腹心是披成其小善
箴其闕遺匪曰爲美實弼其違用是託子俾之得師始
甚頑劣繼範馳驅如彼銜勒不急不弛樹茲標準立之
表儀引其繩墨約之進趨粵予父子師友咸宜予本菲

庸偶乘遭際金門先達石渠早詣念公睽違惜公留滯
柳下未登臧文之罪太丘未徵弘農之媿用挫予愆告
之有位羣公咨嗟高賢遙企適公計偕實來都會平津
開閣授館納費戶有集履巷多結駟公獨閉門謝不與
事逡巡辟人兢業辭勢磨而無瑕泥而不滓予知其深
天鑒其志表裏光明始終靡貳公處京邑久而不愉亦
旣屢蹟謁選公車中有蘊蓄欲一發舒冀階尺寸自展
寰區汝南之奧河洛之都是惟地中亦曰天樞江淮屏
蔽楚蔡鬱紆本稱沃壤末乃荒蕪公至憫惻憺然嗟吁
不先安集曷施拊摩罷其征催寬其負逋有費斯革有
弊必除公之臨民父母勤劬愛若一體痛若刺膚公之

視事神明與俱堂如水清心如鏡虛萬姓鼓頌四境懽
呼及轉比部政如其初省減文法飾之以儒司寇倚任
僚案同孚名之所集忌亦實多方形晉用忽賦歸與公
之未歸予日望爾及其旣歸謂天所啟陶令開園柴桑
伊邇莊生觀濠亦有惠子予棄于時介居于此豈合昔
人獨擅其美劔合豐城珠還玄水四十年來服能聚止
予旣大幸公亦甚善人命靡常天不可恃權樂未幾吉
凶相倚詎知一朝捨我而逝晝猶含笑夜遂不起藏壑
舟遷壟中璧毀莫識其由安知所使撫心如摧有淚如
雨公不慙留子亦曷底形骸雖存神觀往矣憂來無從
悲何能已惟此紀氏世稱德門至公昌大肇啟縉紳匪

直光顯行義是惇篤于孝友重于彝倫信如貫石交如
斷金作則鄉黨遺謀後昆二子俊穎復以雅循璵璠之
器廊廟之珍流澤旣遠遺風未泯粵惟宜人比德來臻
譬彼田稼耦耕以耘譬彼築室並構而新親歷諸苦備
嘗百辛恪其中饋旨蓄惟殷肅嚴壺政茂嗣徽音順于
舅姑睦于懿親女工兼擅善刺繡文廢彼華綺好是儉
勤績比其姜樸同少君裕能思約貴不忘貧要于有本
先纘有因內外協力成此令聞穀則同室沒則同墳蔭
爾世世繇爾雲孫嗚呼哀哉尙饗

泌園集卷三十一

明烏程董份著

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尙書默泉先生吳
公行狀

吳公其先海寧人世居邑之園花里明興處士微者雖
不仕實大吳宗微生裔裔生岳池公昭始徙秀水而吳
遂爲秀水人昭生長葛學訓履菴公方而長葛實生公
云初長葛篤學才高倜儻有大志喜奇節嘗授經館舍
聞家方誕子亟趨歸道逢里中人方醵金鑄像弗就里
中人皆奔走傍徨無計長葛至咄嗟出袖中金私祝曰
卽兒果奇像當就金一投立就矣莊嚴如天成眾擁集

詫異歸視兒亦宛然有似者心益奇之而像卽道藏所
謂上元天官者也公生而夙慧讀書知大義甚奇與同
郡大司寇鄭公曉同稱奇童方五歲長葛嘗攜之謁戴
秦州經戴方扃其門縱橫其木曰將以禦盜公哂之問
而不答固詰之則曰所禦者卽大盜耶木不足固卽小
盜耶穴竇皆可入也木何爲焉戴大驚曰此朕篋之論
童子何知之異日者必爲國器遂以弟之女許聘焉卽
戴夫人者是也稍長爲郡弟子員學博洽貫穿每考校
數冠諸弟子弟子從而受學者常數十人弱冠舉進士
授工部都水主事治南旺泉源有異政聲綽然起以父
喪去改刑部復改兵部時方議妙選諸曹文學行義之

臣名實著者特遣典省試如兩京闈例公遂典山東試
而是年山東最號得人文亦爲天下式天下翕然稱之
轉曹郎轉貴州按察僉事督學以母喪去改廣東督學
轉廣西參議復轉雲南副使督學轉福建參政故事按
察督學少有再者公獨立三省前後且十年所察舉士
于困汙中而知名當世者不可勝數持憲紀立章程施
之後來皆足爲法蓋公益以文學行義重天下矣其在
廣西也肅皇帝方罪狀安南將征之先遣公奉勅往諭
而安南酋莫福海者強黠夷也陳兵其界甚盛名爲迎
勅實欲怵使者折之人皆戒公勿輕公獨挺身叱馭往
福海以驚至則宣布上威靈神武邊吏請討而擴天地

好生德弗卽誅先遣使諭此誠化逆爲順轉禍爲福時也福不可徼時不可失大兵方壓境毋敢後後卽滅國無種矣公貌偉氣壯詞直而意和從容中要領夷皆灑然變色稱天人福海亦大悔悟伏地稽首惶恐謝死罪具表隨使者乞哀上因赦弗征安南事遂定人皆言公重厚長者至其臨大事蹈虎口不避而壯國體銷夷覺蓋一使之任勝十萬之師焉其在福建則有平洞之役初福之覆鼎佛耳諸山勢甚峻洞險賊陳日輝等擁眾據之官兵數仰攻弗剋賊益熾公親入率梟將批亢擣虛奪其險日輝失據就縛諸洞悉平乃相山川圖要阨畫六策以弭絕賊計全閩遂安至是公又以方略經濟

重矣轉江西按察使復轉右布政使尋轉左遂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填撫江西時虜數寇邊邊餉乏部議悉裁天下費佐餉西江西則盡裁諸郡兵快等役錢方趣解虜急餉重人莫敢言也公獨以南昌五郡皆臨瞰江湖南贛二郡尤連接閩廣故皆大盜藪若裁備則賊發莫制一時裁之易悔而復之難因力持遂寢及公去而諸郡盜果起贛尤甚江西人幸有備弗裁服公慮事遠守正持重不阿意得大臣體焉始吉安有殺人于道者賊不得捕方嚴適一樵傍睥睨遂執以赴獄而郡治獄者鍛具論死樵不勝鍛輒妄承獄上公獨內疑密令人蹤迹人果得眞殺人者而釋樵獄人皆稱神南昌張甲

者巨猾善書計積掌郡賦冊潛竄賦額萬餘于他諸郡
諸郡不知也公盡得奸狀置張重法而諸郡冊悉清人
莫識所從稱神者尤重公政持大體不細苛而往往明
察多此類轉工部右侍郎改刑部右會河決徐淮問而
十七州縣薦饑孳積道路上聞惻惻特遣公發所在米
麥四萬白金五萬往賑之公馳赴因疏請曰夫淮徐間
非常大變今所發幾以十萬計實非常大恩也顧災鉅
道遠臣以一身驅馳其間勢不能復問錢穀乞以部署
才廉者一人專主錢穀籍俾臣得一意主賑使便乃別
遣主事蒞蒞民者隨公行公因以錢穀屬莊又分遣諸
郡縣才廉吏各詣其地賑而公以民方饑餒死我何心

獨豐膳哉乃卻供帳薄廚傳而竭思殫慮焦神瘁行以
節儉勞苦感動督率之由是吏皆如公親臨民皆如公
親給人人得哺而僵者起幾絕者蘇皆感泣曰使賑少
須吏緩吾儕皆道路孳矣蓋公一出而活百萬命懽呼
者聲震天焉而徐淮間有識者曰是役也公有至難者
一得法外意者二其始也公雖有發錢穀令而所在倉
庫一虛無可發者例必復請復請則踰月而徐淮間以
呼吸爲存亡者也不能待乃截漕糧發之而令甲漕糧
不敢請況敢截乎雖春秋大夫出疆得顓制而公亦奉
勅許便宜然非忘身爲民未有能越格而直任者也斯
可謂至難矣其繼也公職專賑耳而以無田無戶者賑

矣有田有戶者賦不盡蠲則賑者得生而不蠲者亦不免于死也乃請并蠲焉得法外意一公賑者十七州縣耳豐沛碭非賑地也而災實同乃請并賑焉得法外意二公挺大節不小拘是以全活者眾而建祠樹碑以頌公者不可勝道矣遂改兵部左兼右副都御史撫淮督漕先是公以賑得兼治河而修河道千餘里矣及至淮則方草灣河復決前督漕者費十六萬金弗能築決口公親往視一經營決口立塞而當公未至也有神降于桃源自稱柳將軍通祭祀能人言數興大風濤河中顯靈異遠近言柳將軍輒搖手畏懾忽一日曰吳公且至吾去矣問誰吳公則曰前賑此地者是也及公至而決

口塞人益神之時河南賊施尙詔起攻陷歸德府竊名號擁萬人震旗鼓將攻宿州公適謁陵還抵州治將士言州無備不可守不若去而就堅城勁兵處公大臣也賊方熾不宜自輕公乃毅然曰此逼近陵寢者南都要衝也吾守此兵當有應者賊烏合不能久當可與力持設吾棄去則歸德與宿孰大小彼陷歸德何有于宿乎宿陷則賊益難制矣且吾爲督撫稱折衝臣而城棄弗守令賊得驚皇陵一草木罪何贖哉吾固以死守之守一夕備稍具乃檄參將梅守德專禦宿檄副使李天寵守蕭碭遏賊東奔檄僉事朱舜民守潁亳防賊南向或言公太早計敵未接而先慮其逸乎且兵宜聚宿而各

使他守則勢分公弗聽已而賊大至有王千斤者賊軍
鋒也出陣大呼躍馬爲賈勇狀公使素所獎用沈思學
者亦出城大呼躍馬擒千斤歸賊一軍失色稍引退而
公方假寐夢漢壽亭侯來助曰第疾戰吾當贈精兵三
千破賊如其數矣因驚寤而城下果有應兵三千至公
異之急驅力戰遂敗賊而斬馘亦三千焉戰已因引俘
鞠之俘言賊始謂宿易陷因長驅泗州而以一枝窺南
都一枝奪漕路本計甚狂逆顧不意驟敗又覘蕭碭穎
亳間備皆嚴遂不敢越東南而反走勢失尙詔遂爲他
伏兵擒誅矣人皆服公料賊不失錙銖而本兵亦稱公
以孤城折賊銳使尙詔摧喪走死宜錄爲首功公數移

書固辭執政亦嫌其無求遂中沮然公所具疏亦不名其爲叛但云流賊而已其不欲張大者正以讓功也賊平賜白金四十文綺四勞公已而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晉工部尙書初上以賑事重公嘗問中貴人以賑濟吳侍郎者何在及公爲工部數上議議開密雲河以通漕道議城瓜步鎮以障南都議罷福建諸鐵冶賦額以寬閩徼三議皆利國便民之大者也上益注之會冢宰缺上特命輔臣餘姚李公暫行冢宰事居無何又命李公合六曹九卿正貳諸大僚侍從諸要職分別三等列其次以賢不以官蓋異典也而李公疏上以公爲諸臣第一上重注公見第一益喜無何而李公事竣還輔

樂重地會有言其衰老者忻然曰此誠知我者也遂懇
乞骸骨歸歸而棲止舊閭偃仰一室圖書在前鼎彝在
後泊如也自部治諸當塗皆以公爲邦之典刑國之師
表相與推崇之而構李諸縉紳亦皆以公爲鄉之標準
士之楷模尤相率尊事焉公嘗病諸縉紳合一郡其禱
病尋已則又皆合而稱慶如初此其風何盛也居數年
公復病病益久公旣與世隔絕而時俗移易訟訐大興
或乃引繩批根株連其子者公聞之不恚病雖甚無恙
也會中子紹先病天矣而仲子緝以訟故復天乃驚曰
吾薄德人旣魚肉吾子矣而天復割絕之耶病寢篤遂
卒已而戴夫人亦卒蓋先後皆以憂死亦天下之至痛

傷者哉公性至孝母夫人嘗寢疾醫謝弗治籲天請代
弗得因刲股以羹進垂殆輒驟痊皆駭異久之而戴夫
人見其刲處驚問焉乃知母之復生公之孝感也兩遭
父母喪皆摧毀欲絕或責以毀不滅身之義乃稍稍啜
糜粥始甦尤篤友愛待二弟恩意甚浹自少拊摩訓教
如子而起居有禮如賓數賑施諸族園花之族屬遠矣
猶買海寧田給之親知之托其藐孤者以身捍強宗而
卒護全其子其厚誼多如此初長葛之爲博士也嘗娶
其邑中女劉爲妾有身矣及長葛謝病歸劉亦病甚不
能從家居數月生子男而劉竟死公常遙念之忽有自
稱劉子男者來眾皆以道遠莫辨公獨愀然曰人以父

遺體來逆詐不忍因發其足駢拇曰吾父固駢拇當信
遂收之築舍授田如復得弟焉命其名從厚也吾厚以
親也蓋樵李人素稱公厚德而此則尤服其至厚云好
讀書自經傳百子道佛之藏星象歷數卜筮諸家捍關
禽遁諸術涉獵廣博而見人若無知者人亦無能知之
器度宏遠而勤小物周細故纖芥無遺行履坦率而按
矩矱謹法程尺寸不失平生莊敬天未明起盥櫛焚香
布几席肅然雖老不衰雖病不廢居凜凜若對神明而
所至亦有神異者初廣西一廨宇乃故韓中丞開府基
也堂甚壯偉而相傳有崇莫敢居公獨移往諸藩臬皆
力止不肯從及夜方寢而左右忽寐中起爭髮皆相糾

結公徐爲解之復寢中夜乃有長巨人自屋梁引其足
至地及見公則驚曰噉正人也吾當避之而解中之崇
遂息人皆稱公爲鬼神所畏云卒之月郡城忽無故陷
陷數十丈其去公家亦數十丈豈天地爲震動耶公諱
鵬字萬里世稱默泉先生生弘治庚申卒萬厯己卯享
年八十所著有歷任奏疏十二卷飛鴻亭藁二十卷行
于世始以督漕績贈祖岳池公父長葛公皆兵部左侍
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母黃皆淑人配卽戴
封淑人旣而以吏部績贈祖若父皆吏部尙書而祖母
及母皆夫人戴封夫人而公則以伯子繼都事績進階
光祿大夫而戴晉一品夫人伯子雅醇忠信人也與子

相嚮哭謀纂公事上之當世之秉國史者而予小子從
公宦遊久知公獨深故伯子詳于家庭而予小子詳于
宦履各從所親見也子男五長卽繼尋甸府知府以道
遠親老上疏不之官而侍養焉娶屠氏次卽緝中書舍
人娶嚴氏次卽紹廣東參議娶郁氏繼娶顧氏次紳鴻
臚寺署丞娶鄭氏次綬國子生娶高氏女七而國子生
包汴錦衣千戶項元淳庠生朱瑯國子生張夢傅錦衣
都指揮陸繹庠生蔣子岳與予皆壻也孫男十惟貞國
子生娶卜氏成德時敏尙幼繼出惟臨娶徐氏惟泰娶
俞氏緝出惟觀惟豐未聘紹出民悅娶王氏紳出惟巽
惟震未聘綬出孫女十一長嫁鄉進士潘大復次嫁庠

生戴元溶次嫁庠生查允持次嫁庠生張汝誥緝出次
嫁湯之萊次嫁周應侃次嫁庠生馮伯禮次許聘王鳳
毛紹出餘尙幼曾孫三顯科庠生聘黃氏惟貞出餘尙
幼民悅惟臨出繼等擇某年月日葬公于相家湖之原
公所自卜云

成國太夫人行狀

成國太夫人陳氏成國公諡榮康之配成國公太傅希
忠都督同知希孝母也其先邳之睢寧人四世祖諱政
從文皇帝平難以功封睢寧伯諡榮靖賜第金陵爲金
陵世家而榮靖孫二長諱鐸爲濟川衛指揮次諱鉞有
高志弗仕人稱曰大隱君配伍氏實生太夫人云初榮

靖公葬時卜地者言當有錦雞玉兔見主女德大貴吉
已而葬果然葬逾年太夫人生穎異精女紅通經書大
指性孝友父母疾日夜侍不離不喜逐宗族歲時宴聚
獨從兄弟間談說古今忠孝事輒有當于心不忘于是
父老有識者咸曰曩雉兔之祥其應是乎陳大功之後
天不乏其世當有興者今未見其人必在此女且兆所
卜也及筭歸榮康公榮康事其父恭僖及母夫人張氏
至孝太夫人躬親起居服紉滫饘勤且有禮凡所以成
榮康之孝咸足爲法恭僖嘗兩被命守備南都已而還
朝榮康數從往來南北間嘗獨留太夫人南都內持其
家外奉宗廟守墳墓規畫綜理事皆肅然其在南都數

嘗以四時饗果盥手封識先貽京師爲舅姑獻而後敢
嘗食其誠敬多類此舅姑薨而榮康治喪祭惟謹尤任
瘁勞人咸歎嗟之榮康以兄居承天有疾將往視會江
水暴漲或沮其行太夫人輒曰兄弟急難古之義也脫
不諱將何及耶榮康乃矍然趣渡江見兄于楚郢之間
執手悲感數日而兄卒人皆以成榮康友于在原之義
者太夫人也榮康所以飭身慎職保有國爵爲世祿元
臣令始淑終當世稱美其亮節碩行有足述者至其隱
微規助太夫人實宏益焉榮康嘗病劇太夫人不解帶
不交睫禱于神請以身代得愈數年疾再作憂且禱踰
初劇時弗應而榮康薨太夫人號于神摧痛幾絕衣衾

附具皆親爲之恨不能以殉毀傷有人所弗堪者歲時
忌旦必衰服獻食致未亡之悲蓋二十年于茲如一日
焉性儉約敬慎子數受賜子皆襲藏惟謹卽一饌弗輕
授曰主恩不易也然急親誼好賑施待宗屬皆有恩意
貧嫁娶不時者給之所娶歿又爲之繼往來請給終歲
數有之不厭子弟可教者使就學喪不能舉者爲之助
恤孤拯患靡所恡吝曰上賜不可隱也其知大義如此
榮康薨治家益嚴飭約束有紀戒婢僕不得踰中外閫
限堂奧秩然慈仁溫惠視子婦如女躬撫育諸孫自服
食寢興咸親調護不假保姆然稍長則摩其髮曰成人
之漸也勉之勿復爲童子嬉女孫嫁時適病侵甚尤親

視其匱多自其手出然必舉女範數持之故皆服其慈而畏其毅用成其家法云始榮康數從父南北而太傅都督尙幼太夫人親課教之遣就傅學歸必程其學所進稍惰卽不喜徐諭之曰家世承茅土之祚剖符列爵與國長久固將以勿替其宗也今不自勉勵卽與市井兒何異耶吾非不汝憐願欲汝明忠孝大節以紹先世必自今日力勤始耳及長俱拜官太夫人念榮康之逝語及曩昔輒悲感泣下因曰此汝盡忠孝時矣家庭間未嘗不以此爲訓今太傅承大國之封備三公之位以忠賢結之主上直贊左右攝代郊廟躬近日月之際爲勳臣首眷顧之隆嘉賚之盛恩寵赫奕莫有居其右者

而都督新被渥命躋進崇階官列一品伯仲曳玉照映
于時可謂富貴得意之極而太傅身在禁密蒙召接最
久能以恭默終始不涉勢權都督周旋謙抑以隨伯子
之後皆有漢石傅之風其盛殆未可量雖二子之賢實
榮康太夫人之教也太夫人享有其子之貴方日夜兢
業以訓其子而誡勅其家是以益知所守不致危溢有
自來矣太夫人以希忠貴再封成國太夫人公侯母得
封太夫人異數也而再封尤所少有者太夫人厚德淑
儀殊恩全福固間世所見至是雉兔之祥始驗云太夫
人兄弟五人曰維曰緯曰綸曰約曰文質維緯文質皆
先歿太夫人痛之文質者最少太夫人尤鍾愛且教爲

之娶構廬與居而尤早世重悲念焉文質中武舉嘗有
武功授錦衣衛世襲百戶約應天府庠生茲適來自南
都實襄太夫人殯云子二長卽希忠以成國公加特進
光祿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師先掌五軍十二團營諸軍
務總兵官今掌後軍都督府事娶張氏前軍都督府右
都督寰女次卽孝錦衣衛都指揮使以建重城功陞後
軍都督府同知仍掌衛事娶湯氏靈璧侯紹宗女庶子
曾娶徐氏永康侯源女孫男一時泰卽太夫人所摩其
髮而教之以成人之道者也聘子女孫女一適少師元
老介翁之孫錦衣衛千戶嚴鵠卽太夫人病時所親視
其匱而訓之女範者也皆太傅出太傅嘗內直太夫人

無問寒暑必起詢早暮時而趣之其自直歸雖中夜必
慰勞之至是疾作太傅方在直上覺其色慘問元老知
其故乃使歸侍及不愈太傅數欲請告太夫人亟止之
曰汝受上知眷宜一心供職豈得復顧私耶慎勿以我
故瀆上且汝弟在側汝婦素善事我今皆以竭盡心力
又何必汝爲哉因再三戒遣之太傅不敢違旣而疾且
革太傅乃匍匐哭請命良久語曰吾家承國恩深厚榮
極已所願汝等益全忠孝以勉盡報稱卽吾死何憂復
語都督曰宜急立子都督嘗生子時霖而天故太夫人
尤念之云始都督之拜新命大夫人疾亟已猶起坐執
玉帶以賜是日喜劇甚太傅兄弟皆以將有瘳也而未

幾遂卒太夫人卒時方有大慶禁常封勿進上乃諭輔
臣先以其意示有司使以時舉諸恤典而後以聞蓋上
所以加禮勳賢近臣哀其私而念之者惟恐不及故特
踰明禁而致優渥恐後之情其君臣一體之誼至矣太
夫人生榮死哀天寵蕃錫當代鮮儷非內德之盛何以
承之且太夫人始終教其子以忠孝今二子以此特受
上知寵殆未艾太夫人九原亦可以無憾已太夫人生
弘治甲寅正月二十五日卒嘉靖甲寅七月十三日太
傅將以某年月日葬耐榮康公塋乃哭跣求狀於子子
深謝不敏然獨念先太保公與榮康公同仕先朝太傅
都督與子又同事今上在世講相善獨切而太傅又與

余婚姻予以通家往來久知太夫人深且熟者莫過子也則子狀誼不得辭乃詮次其事以俟當世之巨儒宗工秉國史者擇焉謹狀

明故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孫柳西公配徐宜人行狀

孫封君其先松江之上海人明興有道迪者成成都留家焉因爲蜀之縣州積善鄉人道迪生鑑鑑生本洪皆有隱德本洪生鵬是爲封君父嘗以醫名于蜀往往起疴危卻報謝弗受人感其德尤厚皆言孫氏世善能稱其鄉名其家當必昌云封君少穎敏年十三爲州弟子員州弟子皆推讓其才服之尋病痼棄去專意養生之

術久之病始愈有州守者檄而爲散官非其好也性慷慨自喜負奇節有大度諸守皆目之會鄆藍賊起勢且犯州境甚急守素奇封君使督兵五里壩禦賊當是時賊方熾而封君所驅兵皆市人咸爲君危封君竟往弗顧至則日夜治戰具盡召諸所近鄉中人喻以利害以義激之皆願前死籍其勝爲兵者人咸奮無不一當百揚聲嚮振兵威賊聞不敢進是時縣中諸鄉所殘破不可勝數惟五里壩獨全已而縣旱斗米至五百錢疫大作死者接道人行皆厭苦之封君蹙然曰此爲時所阨卒卒若是顧不閔念而厭苦耶吾賤不能救其生而掩骸古之道也重募工周長子者日給米倍值俾循途而

轉蕪焉時遂無暴骨人以是爭慕之然封君悛悛自持更折節退讓居常若無能者慎言謹行擇地而蹈望之知其爲長者碩人也事伯兄萬鍾撫庶弟萬鈞咸有恩禮分產取薄情愛備至孝友行誼卓然表著于鄉尤足多焉封君諱萬鎰字良玉別號柳西以子續貴封承德郎刑部廣西司主事晉封奉直大夫刑部廣西司員外郎續嘗迎封君京師時諸縉紳與續交善而其父在京師者凡九人日往來爲會皆有高德厚誼龐眉峩冠照映都邑好事者或繪爲九老圖以附于香山而侈其盛云封君居乃歎曰吾聞水木本源今松江吾始姓先人之墳墓在焉移家五世而吾不知其何以爲重本乎且

吾老矣恐不及往乃亟南下徘徊故里歛歛登祖塋致祭立石而還厚賑其族人釗輩之不能自存者蓋其知大體周宗族多此類南還而續拜命守眞定凡所以飭厲子者皆事君持身大義留眞定踰年歸蜀郡中人贈之卽其子同官皆一切謝卻解其裝靡長物初續自郎官守眞定有精白操治能最高超絕諸郡一時皆以爲弗及諸公咸異之至是乃歎曰有以哉封君之教也諺曰欲知其父觀其子其是之謂哉已而封君歸蜀病續日夜泣乞休部使者以虜警弗許會奏績復交疏留之咸謂其可起而封君逝矣哀哉封君元配徐氏贈安人加贈宜人繼配邵氏封安人加封宜人徐性慈懿善事

舅姑起家極儉然好賑施與封君同趣又能贊封君教其子人皆稱賢焉先是徐宜人歿長子夜夢得葬地吉厥明鄉人有以地告者封君馳往則故嘗所督兵地也地主羅氏李氏故所與同督兵者願減價而納地焉封君方議其便有識者咸曰吾聞活萬人者後必昌此公所保障意者天其有以報乎不然何其適值也且夢先告之矣于是遂葬徐宜人葬之日實壬辰十二月二十一日也葬五年而續舉鄉薦又三年舉進士又十年而封君歿又一年爲壬子十二月十一日續與其兄封君而合葬焉是爲五里壩之象山有甘露再降其地云封君生年月日歿年月日年六十有七徐宜人生年月日

歿年月日年五十有四子三長繼娶左氏次卽續直隸
眞定知府改雲南大理知府娶王氏徐出次紀聘張氏
邵出女三長嫁生員張繼徐出次嫁生員金湘次許嫁
楊邵出于是續見份于京師哭而告曰昔張季友不得
昌黎文則不葬王庾諸家不得孫興宗文則不勒石古
人之重銘如此然太史氏敘荆軻則徵夏無且敘大將
軍則徵蘇建蜀在遐方不能走數千里乞銘且懼其無
徵也夫葬而無銘是委于草莽矣子其爲我圖之因咽
不自勝份與續善悲其志乃具述其先德次序爲狀上
之當世元老宗工有所徵而采擇焉謹狀

明故福建按察司副使監泉卜君行狀

卜氏自明興以來世居秀水之思賢鄉有積慶塘在其
左人稱積慶卜氏亦以世德名云其先有諱璿者以財
雄里中璿生顒顒生周三世皆隱厚長者而周雍容結
冠蓋游諸公間益飭以文矣周生宗洛闊達有槩顧不
喜禮節好飲酒務一切與世脫落自稱長醉翁屠太史
志其墓以附于竹林醉鄉之徒要其抗志適意良亦有
足多者長醉翁實生君君少穎悟能日誦數百千言始
通春秋已而授尙書居一室不履闕外篤苦于學嘗讀
書至旦見牖中光驚曰月乎問之知旦也遽馮几寐忽
又復起當爲諸生時督學楚汪公閩林公暨今少傅大
學士徐公皆數稱許而少傅公尤奇之嘗指謂郡守曰

此其人當爲國器少傅公以當世宗儒按學所至得一言之譽輒相慶而君獨見奇乃益奮己而弗第嘗夢詣國子有泉涌上出周恭肅公居泉側謂曰泉上出及物象也其命汝矣宜謹志之覺而大悟遂自稱監泉以貴入國子舉順天鄉試再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奉命錄蘇松諸郡囚以廉平稱轉員外郎又轉湖廣按察司僉事督江防蘄黃間始江防無專職時往往盜起攻剽州縣急則阻險與有司爭一旦之命緩則匿萑蒲負濤浪出入爲漁奸議者言控扼全楚居江上游宜專置憲臣便未幾而君往事皆草創君乃按行謠俗悉問民所疾苦畫郊圻固封守立里保設形勢之利定經邦之制其法

麤備又以地當皖汝淮楚之交轄在諸省民輾轉易脫而吏亦私其人法易梗而奸不易得也乃與約關白勿違異按捕勿格失弗察者與同論以故犯者輒覺發輒獲期年而令行如流盜弗敢作惟君壹意以誠行之郡縣轄諸省如一家焉于是郡使者皆上其治狀稍遷湖廣布政司參議會諸軍征苗寇弗克君乃慷慨發憤曰夫兵如醫矣病之患恆多而醫之治道恆寡以寡道而欲愈多患此以人試者也以寡術而欲弭大寇此以國試者也遂著征苗圖記其略有九大槩言兵貴先知其情以形合之知勝而後戰定策而後進如秦越人視垣一方靡不舉矣總督中丞張公頗采其說而君適提湖

兵與張公會沅水上遂以平苗多有力焉再遷福建巡
海副使倭方作難海所在皆震客有爲君危者笑曰夫
倭聯絡洲島倚海而居譬如颶風掣電其源豈能盡絕
獨恃吾有以備之耳夫禦外者必內固今不恃吾固而
外與倭逐是馳颶而擊電也乃益審方略飭將吏練士
卒謹烽堠制險要大治樓船積糧糗以待賊又輯備倭
圖記凡十事如所輯征苗者云初閩諸郡多人海爲賈
而漳泉間尤甚大率與諸夷爲市平居縱弗禁則法廢
禁嚴則牟利之民失職而倖亂稍稍爲賊內導或且攘
臂而起助賊爲勢最難治而海禁兼握利權每舶至
有玳瑁象齒犀香之湊下者往往多自敗而潔廉者避

弗肯爲獨君怡然居之皆以其精白數十年來所未有而政務寬大一切與民爲宜民旣安其令而賊亦知有備弗敢犯焉當是時賊屢寇甌會吳越間攻城掠邑數千里被其毒至動天下之兵歷歲餘而不能制閩最當海衝君在閩三年始終宴然民不知有兵及君歿月餘而盜起立名號擅署置者不可勝數倭亦益侵矣此非其明効大驗與君少卓立志聖賢之學嘗受業吳興唐公唐公雅重之退而與諸儒講論質義人人皆自以弗及然君默而深湛躬務篤行蓋其中所得者深焉與人交言不出口至可否若辨白黑寡所游納一見若落落久而益親居官持獄平無害而文法精人不得出入每

論讞成老吏吐舌嘗悛悛見人若無能者及其當利害
秉法持正勇于爲義雖有力不能奪之每按部輒先審
慮定計核已事驗成畫不嘗所疑毅然行之故君雖儒
者而嘗周旋兵間每試輒效其中定者素也君諱大同
字吉夫父卽長醉翁國子生不肯就選以君貴贈承德
郎刑部主事再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前母周氏母
賀氏封太安人再封太宜人君至孝始舉進士而長醉
翁歿辟踊走數千里窮日夜號哭而先是君以辭家獨
行入國子已而奔訃歸泣血哀毀終不近室者六年人
皆難之事多此類初長醉翁有四子君最長次大有大
觀大順大有大順皆舉進士君嘗與其弟同學煦然和

也責以大義視如嚴師長醉翁歿大宜人欲分異諸弟
君泣諫而止其二弟舉進士輒貽書勉以家素貧賤幸
蒙恩有此宜深以爲懼共圖報國有貽書觀以兄弟鼎
盛古之所深戒宜益謹飭以無爲門戶憂故二弟治邑
皆以行能卓絕稱自致通顯而觀亦守其家戒吏茲土
者每相代去必曰卽士大夫皆如卜氏吾復何難焉于
是稱以長醉翁雖醉而能教子非真醉也實君有以倡
之云君性恬退善自閉匿在刑部時遇有佳選輒闔門
惟恐及之及補外未嘗一自通貴近卽貴近問遺者亦
弗報也人皆以爲過而君行之如常然時方重其爲人
且大用而君已矣君夢所謂及物者其止此哉斯亦可

哀與君以嘉靖乙卯九月四日歿于官距其生正德乙巳月日僅四十有七檢其囊不能具棺云配周氏封安人再封宜人周卽前母家恭肅公弟之女也先君歿子男四曰雨娶薛氏曰蒙娶屠氏皆庠生聘吳氏未聘皆幼孫男一孫女三予嘗與君同受業唐公又同出少傅公之門慕孔氏請車之義而弗及也君弟考功君以予知君深屬予狀其事將請于朝之總國史而道德文學足以垂後者勒墓中石以爲君慰義不可以不文辭輒序次如左謹狀

自天波於東風

忽以垂髮昔年秋中夜以夢尋

夢以垂髮昔年秋中夜以夢尋

公之門漢有以事中之美而後

與海長一氣其二十有年也

後世自來幾為夫何學其詩其

人自世宜其有補而後文於世

其日漸以千有年矣其補而後

泌園集卷三十一

泌園集卷三十二

明烏程董份著

明故順天府府尹近川查公墓表

查氏本姬姓周惠王始封于查因氏焉其來久遠多顯于世者故嘗居休寧京兆公始祖自休寧遷樵李又遷海寧之園花里中園花人稱顯族必曰查氏凡六傳而生益益有子五人繪約縉繼縉約都察院副都御史父封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而繪有子四人秉中秉直秉衡秉彝秉彝京兆公也父贈禮科給事中加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而秉直亦爲南京刑部郎中園花之查益顯公幼有大志中憲公奇之使從諸兄學學成

舉進士授黃州府推官至則專務矜恤惻怛中于民心
嘗攝麻城麻城人喜爭訟持縣長短巨猾數犯殺人罪
縣不敢詰公擒治之一縣帖服至今號爲神明公本用
寬大爲治而時有所鉏擊其可快如此聲籍甚襄楚間
上官皆推重公而公廩廩持當否不肯阿上官意有勢
家奪人地者公執弗與因飛語媒孽公欲以激怒上官
上官愈益重之前後薦公卓異狀不可勝數以薦徵爲
禮科給事中公爲給事不喜撫拾人獨好論國家大體
當莊敬太子將出冠讀議未定公奏以陛下上鑒文武
隆古之規近稽本朝已行之制舉甚盛典天下拭目
以觀而有司爲繁禮苛節未足仰稱臣鄙愚謂禮有以

少爲貴者宜別具儀以俟裁擇或因時日未可亦宜獨
吉布告以安中外心不宜但已奏上采納會九廟災更
建郭希顏等方持異議公又奏數百千言大略謂羣臣
之言有可以當陛下之心卽可以當祖宗列聖之心有
可以當祖宗列聖之心卽可以當天下萬世之心蓋欲
上順人情而遵祖制異說不得以亂正也二事關宗祀
爲天下本當其時人未知上意所指不敢言言且抱不
測罪眾相視洵洵公獨從容言之詞婉而義直竟以感
動時適有楚藩之變楚世子將以計免公覈其報計日
月情見僞得因按春秋嘗藥討賊之義遂定楚獄而公
念明興且二百年支葉日蕃分封多而祿以日不給不

及今圖之且不可繼聖王之道久則變變則通通則可
久而禁嚴事重相循以爲諱則是坐視其敝也乃條六
事一曰處封祿二曰重恩典三曰肅閨教四曰止交結
五曰飭藩度六曰擇府僚事皆切中而封祿尤世所難
言者公素謹厚其有所激發不願忌又如此所言事甚
多予不著著其大者凡爲給事數年轉戶科右又轉左
已而謫定邊縣典史轉建寧府推官又轉刑部主事改
吏部歷轉文選司郎中公初改當冢宰李公時李公主
刻嚴而公意在疎節簡目每相忤是時李公氣盛犯輒
碎公獨安之尋亦解故事文選每鎖門謝客務以絕請
避謗而或不免公曰是自詭迹速謗也旣受命誠吏門

無留客客至延見弗及乘款段數造請諸公間而公法
本畫一杜倖窟祛弊源所選舉皆當人益稱之轉提督
四夷館太常寺少卿又轉大理寺右少卿又轉太僕寺
卿轉順天府府尹官日益進所至皆以潔廉精白爲縉
紳望方冀其旦夕柄任而公甫履順天卒矣哀哉公豐
肉廣頤厚頷哀腹巨肩舒坐緩步而多笑人稱爲查佛
言其大度忘物我喜怒也或曰佛性善以公好善故云
爲人坦易一切多闕略及臨事動有矩矱不失尺寸平
居訥訥不喜有所分別意惟恐傷人及持論若辨白黑
與人交無他腸不設機穽不立城府休休可親于故人
謹護之尤厚每委曲致其意至其所不可者雖有力不

能強也然惟公誠信于士大夫其所委曲人不曰私曰
公之厚也其所不可人曰豈以公而薄哉乃其所甚不
可者耳是以天下識不識稱公者不同然必曰公表裏
洞然長者也及卒哭之者皆哀曰長者亡矣性孝友事
父中憲公母恭人周皆可爲後法父卒事兄刑部如父
自刑部仕官所歷公每飯意未嘗不在兄所也伯兄歿
遺其二孤公所育督教之如子周恤宗黨施浹族里人
無間然若公者可謂惇義質行之士矣稱長者不虛哉
不虛哉公字性甫別號近川生弘治甲子四月十三日
卒嘉靖辛酉閏五月十六日年五十有八所著有近川
蕪稿掖垣奏議藏于家配恭人陳氏子男三志文國子

生志宏舉順天府鄉試志立禮部主客司郎中女二適
徐善胤朱來旬皆國子生孫男五允揚允揆允壽允光
允元孫女三皆幼始查氏自都御史後二十餘年而公
舉進士又二十年而公之子志立刑部之子志隆相繼
舉進士行義皆有父風而諸子弟方彬彬而起查氏其
未可量哉公卒志立乞予表其墓子惟古者葬必有誌
名公貴人制得以樹碑其有隱德者爲之表今公得樹
碑矣何以表爲雖然碑以崇制表以彰德如公之德而
表之使過者有式焉亦以關世教也子與公游久兩人
爲忘形交知公起居行事獨詳茲序述較備蓋皆親得
之見聞者云

明藩藩教授趙川蔡公墓表

蔡氏其先永年人元末避兵他徙明興七世祖士亨復還永年遂爲永年世家士亨生成成生興興生恕恕生智智生芳是爲公父始蔡爲世家皆以力田孝悌稱而不喜仕公母王者慧而早卒臨卒勉其子以讀書光顯先世公甫七歲痛母亡感遺訓聞里師有善教者挾冊往受讀不待介紹里師奇之又聞郡師盧文學者善經術亦挾冊往受講家貧每日中未爨不恤也惟專精湛思求微言質奧義盧益奇之學成爲郡弟子員先後督學使者皆奇之拔諸弟子中列高等諸弟子皆以弗及也而命奇數舉弗第已而子國熙舉進士第矣進士授

尚書郎底績當封尚書郎轉蘇郡守膺穆皇帝登極恩
當封而公謝曰吾極知褒封寵然人各有志吾數十年
屈首受書苦矣其不遇也願亦欲效尺寸以畢吾志而
已矣國熙乃不敢強其父而僅以例封其母居無何公
遂貢爲輝縣學訓縣有蘇門爲天下勝公以絃誦暇數
攜諸弟子游悠然示以舞雩意指諸弟子亦爽然得也
以是諸弟子學日益進而公之教亦日益有名遂轉開
州學正開累年乏舉于鄉者公乃謀建奎光閣選諸弟
子穎異者肄其中而身督趣之士皆奮然起是歲遂舉
二人教益章章顯矣而公益命其子推古聖賢治性之
術立身之道勒之碑而諭之不敢懈也久之轉瀋瀋教

授不赴歸而卜二園開三徑引湓水傍注雜蒔花木益
植荷芰渺然有江湖之思偃仰嘯歌翩翩人世之外望
之若仙郡縣守令咸高之而廣平趙守題其園曰葆真
語實也然公蟬蛻塵壒而加意鄉黨時趙守防行鄉約
重公欲禮爲約正疑其不屑而公直受不辭因孳孳勸
人爲善倣其不及懲其怠違鄉旣慕義懷仁服公有素
而公明是非決可否犁然有當于人心見者歸誠聽者
神悚至有聞聲引咎望廬息爭者人皆比之陳仲弓王
彥方之風焉性儉約常服蔬食糲乘敝車羸馬終其身
不厭而好賑施數周人之急分田以贍宗族傾囊以給
所親諸待以舉火者若干家有王郡博潭者山東掖人

也卒官不能歸公慙傷之遣僕數人舉其柩至掖人又
以爲與范巨卿送陳平子之喪有合焉其義舉類如此
然家無宿儲屢空豁如也人尤難之性剛毅當其定見
自謂賁育莫奪而臨事采善歸于中和外耿介若難親
而與人無過求又甚坦易人有嫌者忘之犯者不校始
若抵牾終遂化從以是遠近皆誦義無窮懷德不已焉
蓋公雖不盡効于官而所施於鄉者亦略可見矣先是
自守擢憲皆在吳中吳最號難治公戒以持己秉法副
國委任以緝熙其民而其子奉命惟謹其持己如冰玉
皦然不滓其秉法如雷電昭然不疑當是時稱之者皆
以精白無雙神明寡貳當卓冠天下而予與其子善獨

規以持已不可太峻太峻則忌生秉法不可太過太過則釁集而子奉父之教不悔也然亦遂欲乞歸馳使以請公曰獨不聞古見幾明決之說乎世稱操刀必割標弩必發言貴決也何請之有子于是棄其官歸會公亦歸自開州矣詩曰非苟言之實允蹈之又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父子之謂也公父子以行義相高道德相慰輕去就忘榮辱食菽飲水視富貴何有哉而公晚益沈冥喜禪寂結龕趺坐臨絕使人歌歌竟逝蓋其所得深遠矣公諱逢光字實卿別號東林又號趙川生□□□□日卒萬厯戊寅十二月十三日壽六十有八配李氏以子貴封恭人子三長卽國熙蘇州知府轉太倉兵

備副使復轉山西提學副使再轉陝西兵備副使配郭氏贈恭人次國相國賓皆庠生國相配郭氏國賓配曹氏孫男二長繼之娶張氏賓出次胤奇熙出孫女五崔珩馬兆祥唐欽亮王聯芳冀登雲其壻也珩欽亮皆庠生兆祥武生而欽亮早卒國熙等將以公卒之次年十月朔葬于滏陽東家堡之原而予論著公之大者表于墓以示後世云

明故承務郎南京光祿寺良醞署署正中河吳君
墓碣銘

中河君吳氏吳江人也明興父子致位尙書者海內凡十五家而吳江之吳其一也祖南京刑部尙書贈太子

少保立齋公洪而立齋公長子訥菴公山亦爲刑部尙書是爲中河君伯父而次子維石公巖爲四川布政司參政實生中河君中河君少穎慧感槩有大志方祖父鼎貴時慨然思繩前業刻厲自許弱冠父維石卒而立齋公哭子疾篤亦相繼卒于家一時承祖父之變人謂年少且不支而君嶄疑自立反起其家皆以爲難然君亦用是棄去舉子業以貲入國子積歲授南京鴻臚寺鳴贊非其好也居嘗不自得數欲棄去所親輒寬喻之已而轉南京光祿署丞又轉署正復輒欲棄去會賊犯吳路梗道適疾作遂止無何歿于官君廓達好賑施有俠氣多所交納自祖父行朝之尊貴人及天下有名豪

賢之士皆折節與游其在南京官最薄然門獨多車馬
至闕隘里巷忌者目之幾敗官然自喜益甚日夜治具
設供帳沈陰積戶列炬在庭興愈益劇相歌呼達曙而
門者又報謁矣數造請諸公候問不絕或嘗貴而失勢
者慰藉尤至賢有才者卽踈遠深慕之卽未貴尊禮焉
所與交皆有終始人以是重君無間識不識皆知中河
名居官喜以才自見爲鴻臚時寺久屋圯且墜前後莫
有言者君以未僚獨白工部繕治因捐貲成之今寺聿
新君力也故事月食諸司當赴護先期報署名中府屬
獨不署名鴻臚卿難焉未有以發君獨爭遂署名如例
卿因甚奇之在光祿撻剔蠹弊下無緣爲姦縉紳皆翕

然稱君而君曰是瑣瑣不足錄也蓋其志如此至性篤
孝甫十歲喪母哀毀踰成人及父維石公卒號慟自擲
幾絕事繼母尤謹具滌髓備鮮飫珍有可以悅母者靡
不至卽病召醫藥每一揮百金極盡勞瘁稍已輒踴躍
喜方署丞次當遷數遺書貴近乞緩遷待考爲母封也
其誠孝多此類初立齋公祖有陰德遇異人相地曰葬
此當世世貴果兩世尙書進士接踵予嘗行觀其地乃
前當太湖峙馬蹟諸山而背負其城氣蔚蔥云而君葬
父言幸列藩岳不別樹阡而耐非也乃爲維石公卜地
已而君無子或有議當徙者而君言已無子而徙父葬
已圖吉非也不肯徙然君亦無子予悲焉維石公與其

兄同舉進士歷都給事慷慨敢諫諍號直節有維石稿
諸集行于世自給事十一年轉參政以君考績贈中憲
大夫君母封孺人徐氏加贈淑人繼母封孺人沈氏加
封太淑人皆以君績而實從維石公秩也維石公三子
君最長弟邦棻邦材皆天無出君且歿召昆季議所立
嗣眾逡巡讓君曰伯父有大恩德于我而吾弟子望嘗
挺身脫我于難吾是以得歿正寢乃以子望次子承廉
爲子蓋叨菴公諸孫也而君初已育子望次女一人爲
女云于是承廉遣人至京師奉君弟比部君子寧狀來
乞銘曰父歿時遺言也子旣與君游久聞其歿憐之又
與比部君締婚有葭莩誼而承廉數千里遣人日候子

門者凡三月餘予固不忍辭也乃敘其事而銘諸碣焉
君諱邦模字子範別號中河配王氏封孺人巡撫江西
副都御史王公哲之孫女有賢行君所以成篤孝于內
而周旋士大夫于外者孺人中匱之助也承廉配凌氏
應天府承雲鵠君汝志之女君生正德丙寅三月二十
八日歿嘉靖丙辰二月十六日卜以是年月日葬君地
銘曰維石有火維膏有明胡然美矣弗永其生悲哉佳

城

大明故吳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吳氏皇甫進士渙之母吳氏居烏程之潯溪在
予里中而近孺人父東原君者與予府君交好兩家數

通往來予少與渙游學長尤相愛前後舉進士于朝既而渙以南昌令奔孺人喪而歸會予先太孺人亦以是歲歿于京邑予奉襯返葬渙逆予相哭甚哀居一年所而孺人亦將葬渙來乞銘于予予始不敢應也久之乞益懇書月至繼則日至予讀其書未嘗不嗚咽者曰嗟乎古人有言悲者不可以傷感言其情之易爲激也方予喪太孺人懼無表章潛德遂湮滅以重不孝蓋日夜懷痛以幸得之彼皇甫顧獨異哉而予廢賢母之行不述卻孝子之請不承殆非以孝體人之義也故予敘孺人之事有傷心焉初予聞東原君無子獨愛女擇壻人謂曰必欲得賢壻無如皇甫氏子者而渙之父東墅其

遂館吳氏與孺人雖在吳氏內外吳氏不知其無子也
孺人雖在吳而孝舅姑時起居供饋舅姑不知婦之未
歸也及吳有子而東墅與孺人歸皇甫氏歸則盡讓諸
昆弟分不受諸昆弟不知其歸也于是孺人不攜吳氏
貲不有皇甫之業獨嗇節力作旦起黼絡親爲艱劬與
家人均事適苦茹纒服敝以起其家反得與諸皇甫充
裕者等益加盈焉然東墅性闊達好賓客日治具高會
謹呼飲宴孺人常預勅備客愈進而不乏時東墅有所
賑與佐宗族親戚里閭所知之急欣然勸而出之有貸
不能償則勸棄責與之故孺人積纖而東墅有俶儻好
事喜義之名不闌費而實施不躑訾而實裕由孺人知

所務而得其理故也當是時自皇甫疏親及遠近皆以孺人爲能渙常言孺人惠和慈愛居諸妯娌中常懼人入以爲親已諸女婦至皆以溫言接之有所指使慰籍不已不及則再三諭之故家人皆有恩意惟教子嚴甚每東墅督責輒亦厲曰父望爾以早暮策立亢其宗如樹藝之望獲也兒獨不自奮以慰大人乎子恐至不敢視益豐餼食縱使廣師友過從質問德藝聞其進輒曰勉之母怠如是以爲常其待女尤嚴辭色不假借進退有法故雖孺人歿而家守之以爲範云史董氏曰自古內行非有奇節異行不書以在閨闈而學士大夫無由得而著也子獨與吳氏同里渙又最善少長間孺人甚

詳予傷渙之思表章其母而其志足悲也遂備著之孺
人生成化丙申十月六日歿嘉靖己酉十月十五日年
七十有四子男二長卽渙爲南昌令有聲將召用而孺
人歿渙娶沈氏次沛先卒娶陳氏女三壻温希明莊闇
倪恩孫男二長禎縣學生聘朱氏次孫女二適吳璞黃
坦今年辛亥十月 日葬孺人儒林里珍字圩之新塋
銘曰具區湯湯水所歸奔流未至成漣漪澤爲諸溪當
鴻陂水源深長土則夷樹木蒼茂蒸靈奇爾往宅之神
魂依佑爾世世永爲期百世之下視銘辭

明故處士悅閒姚君配徐碩人合葬墓誌銘

友人翼具述先大父母事告史氏乞銘曰嗟乎禮有之

親死必求仁者之言以銘論譔其德善其先有善而不稱隱也稱而瘡誣也世獨不忍以隱而每多瘡稱竊嘗非之翼大父不幸無策立顯名起閭閻要亦有自異者惟子著之而異何敢瘡焉大父處士性倬儻好奇節少讀書不善從儒生受經見儒生輒曰吾不能齷齪守章句磨厲吻舌積日累勞拘文而牽墨也且丈夫偃仰天地及時恣睢玩世而自樂耳吾聞之服袷者志麤則是燕趙無奇士也紳趨者無非則是鄒魯無衰行也故吾願布衣肆志游而從吾好矣其後邑署賦長處士輒趨邑受條約謹會計爲郡賦長先儒者皆讓曰子不樂詩書間以爲勞而乃算斗斛提貫衡出長吏側奉趣督較

錢穀贏縮間顧不勞而樂乎夫儒者固自有樂子不覩
其深而議其淺今遂以自苦哉處士復之曰夫珍鼎魚
膾世之所染指也而或薦以草菹味固無定嗜也絲竹
鼓鞀人之所快耳也而或間以瓮缶聲固無常節也燕
處堂序而鴻鵠卑之然鵬搏扶搖而鸞鳩亦笑之及有
以自適其性則大小一也子而知樂又何詩書錢穀之
殊乎否則皆自苦耳其言卓詭以自用儒者莫能難焉
處士遂以此自終然處士初饒于財而竟以賦裒單竭
至受產以償縣官家日落而處士不悔也嘗數散千緡
以給里中立名義好然諾里中甚重之每行賦出人人
前後反走具食爭先爲壽所至空里擁道有爭訟因就

曲直曉以所犯令各具服遣之最護貧下常多方爲地
卽有勢者責以義法咸歸誠乃止其重處士若邑長吏
云邑長吏數有疑事更取決處士處士至無不立辦邑
中交重之故處士嘗有俠名然心非是曲暴豪以武干
禁逡巡退讓常若有畏不敢過舉人以是益重焉予按
處士姚氏姚故桐鄉名族元季有秀五者始徙歸安之
必有姚自秀五孫能華而益著能華生亮亮生處士予嘗聞
姚所居南北溪皆名姚溪以姓顯也見處士家世能重
其里云處士名圯字瑩之別號悅間配陸氏徐碩人其
繼配也陸有賢德早歿徐能撫陸之子而恩之慎默簡
重不數見喜怒簪珥無蓄以爲女私其內行足稱焉處

士生正統己巳十月八日歿正德庚辰九月十三日年七十有二徐碩人生天順癸未十二月十一日歿嘉靖壬子年三月三日年九十初處士歿而子州判君以歿之明年辛巳葬後悅鴻里之陰會家難葬而無志翼以碩人歿之年 月日奉其柩與處士合葬乃以碩人之葬乞予并志處士墓云嗟乎處士不喜儒能禮儒生以詩書教其子爲學至孫翼學益有名遂能述處士以顯然處士蓋惡儒之章句而小拘者也其行誼指意實亦有得于儒者多焉以處士所見良有絕異之資要其所自得使有儒之通大道而深于所樂者以告處士其可量哉然處士在布衣之位而隱不減名俠不犯義亦足

自表見以予固志之無使其泯泯焉子男四旭高郵州
判官次旻次昊邑庠生陸出次晨側出女四長適仰鸞
次適王朝臣陸出次適沈元禎徐出次適卞惟洪側出
孫男六翼珮應年應朝應科應翔翼邑學生孫女六適
潘密陳良策錢汝周孫熙道茅坤郎祥良策熙道皆邑
學生坤廣西按察司僉事曾孫男五一貫二南三才來
復四象曾孫女一幼先是陸歿處士祔葬稱四圩祖塋
歲久不可改云銘曰歿三十年而得銘何其難也身有
二配而一從一否唯其安也予非仁者而閔善無傳也
承乏國史名無慚也勒此信石藏名山也

明故處士犁雲凌翁墓誌銘

犁雲翁諱淇字本清姓顧氏子按譜記漢顧確爲吳相
封醴侯而梁顧野王者以文顯世爲吳人宋顧臨以館
職修經武略而臨孫隱元從宋南渡徙吳興東韶林居
焉遂爲韶林顧氏而隱元持高節不肯仕宦其名所以
識也後世化之皆不仕迄今無顯于時者而數百年間
稱郡名族必曰韶林顧云然韶林顧以不仕無祿往往
多貧而翁之父耕樂翁諱行者乃以貧故贅凌氏凌卽
晏如之後晏如以書進歷都給事中至僉都御史掌都
察院事甚見尊寵而晏如以清峻其家亦貧顧雖以貧
爲壻而猶擇世系不慕饒富亦先德之遺也然耕樂翁
依其外家故姓凌氏而翁曰始外氏實以子吾父而孫

我吾不忍背也乃仍凌姓而命其子復顧焉翁亦有隱
元之志讀書不仕而奉其父耕樂翁之教自稱犁雲犁
所以耕犁雲言其稼如雲而耕足樂也或曰犁雲者言
身隱於耕如雲之悠然以適而不繫世累也初耕樂翁
積纖儉治家節食用力本作藝桑麻時有累羨兢兢謹
繩墨而已及翁乃勸父曰昔唐詩蟋蟀山樞之篇有今
我不樂何不鼓瑟之詠傷其俗之苦節而過勤也父老
矣曷亦稍用爲樂今兒得以壯任而稍展其家慶焉父
乃歎曰嗟乎兒志之大也然獨不聞季札稱憂深思遠
有陶唐氏之遺風焉故曰良士瞿瞿卻顧而思後也夫
家始未嘗不儉勤而後稍侈情也故用儉者易持思大

者難繼甫田之詩可悟矣故翁父子皆身行田里親督
趨作不敢自康以終其身然翁性闊達足智頗好節俠
稍廣其家而里中心害其能坐以繇役而中困矣然
重義自喜益甚居常慷慨不戚戚也里中遂稱其度皆
推服云諸有爭者必居間解之無不立聽當是時翁以
字行其居間者必曰非凌本清不能也及翁居間則曰
凌本清在矣無慮故遠近諸大姓無不知有凌本清者
然翁和易坦直長少皆得其懽心未嘗以意凌物稠人
廣坐獨常訥然人以是益稱之嘗喜爲詩然不多作每
曰吾豈與少年較聲格逐工否耶以是適閒居而資偃
仰耳蓋翁亦可以爲達已翁生丁亥十一月二十三日

歿己酉三月初七日年八十五配夏氏繼配許氏始夏
與翁同拮据以持其家有賢德及夏卒而翁家亦稍衰
伯子椿夏出也能復振之今梓與諸孫皆成立翁死可
以無憾己子男卽椿娶丘氏繼娶周氏梓娶溫氏女三
婿曹廂沈嵩張岳孫男五名口娶王氏娶蔡氏啗娶唐
氏口聘陸氏口未聘名聽選官啗郡學生孫女七長嫁
董份次沈繼科次錢口次沈口次施守學次陸口次曾
口男二君簡聘潘氏口口曾孫女二尙幼先是翁卒一
歲份亦有太孺人之喪伯子數哭語使序翁事而圖葬
份以喪疚未能也旣而份欲以力疾銘而伯子圖葬方
急會病甚病一年竟不起恨恨曰吾獨少此目將瞑而

淚承睫急呼名曰吾死爾速圖焉使死者有知可以見
先人而謝不孝也歿而名與喆請諸子以成父志將以
今年壬子七月二十六日葬翁某圩之塋因瞻偕來徵
銘嗟乎份安忍不銘其銘曰是惟犁雲翁之墳昔爾以
德爲犁禮義爲耘今爾子孫其從如雲惟爾詒穀後昆
世世食報以于茲墳

明故沈母徐碩人墓誌銘

徐碩人家世吳江人歸給事君沈水西先生爲側室而
邑學生嘉禾之母也給事名漢當今上朝數以言事顯
慷慨切直朝中人皆目之號才給事而最後以忤旨罷
而歸居吳江者二十餘年先碩人卒初予至吳江數慕

給事君以切諫罷往見之而吳江人皆稱給事君有子
及孫更賢沈氏彬彬而起未艾也予因得交諸子而禾
與子有姻特善今年碩人歿禾慟哭徒跣走乞銘至者
數四愈懇慟益甚以予交給事君父子之間而附葭莩
于禾哀其請不忍辭也問曰子之母何以禾拭泣言母
歸沈時大母太孺人老而嫡徐孺人初喪母筭而始歸
遂能經畫家事外不煩父而內教謹甚備得大母心家
視之若嚴嫡也及嫡俞孺人繼而奉其家以復于俞唯
俞指恭命俞視之若無能者然俞視若無能而趨事事
辦諭指指得乃悟其實能而多其讓家視之若嚴嫡而
柔夷惠和鄰嫗里婦望見顏色莫不可親諸女婢不及

不先譙訶而矜誨之恩意甚至乃皆服其嚴而感其慈
故其生也俞孺人愛篤而其歿也家哭之悲若是者可
以書乎子曰可以書矣天下莫難于閨闈之間而材莫
忌于相形勢莫患于相逼當新故之際尤至難也徐碩
人處之可謂從容而曲中已使在君子以此處世則有
材而不露當世而匪彭施之天下何難哉然予聞給事
君立朝人皆危其數諫嘗據榻草疏而碩人不止及疏
上得忤人慮且不測妻子爲累而碩人不怖疏下報罷
蕭然南歸家居久而碩人怡而不懟數慰藉給事庶幾
若知君子之道者此尤可書也予惟古之史必有關世
者書之子職國史哀禾之孝而銘其母因爲世之君子

吉焉懼其無關而賣史也碩人父某氏生弘治某甲子
八月十七日歿嘉靖辛亥六月三十日年五十四子男
一卽禾娶巨氏女一適邑學生徐行孫女二長許嫁陳
紹芳次幼禾卜以今年壬子月日葬洪圖之新塋距給
事君墓四五里而近云銘曰鬱乎新阡云何其依言望
夫子松栢東枝殊穴同歸神靡不知嗟乎其何悲

明故陳母王孺人墓誌銘

初錢塘陳子與予同舉進士交厚而陳子爲歙令去已
而喪母時陳子父爲崑山學訓以書屬其子曰董史嘗
與兒厚知而母賢卽幸爲銘母死不恨矣陳子痛哭以
告予遂志其母作銘按狀陳母孺人王氏諱志良陳同

邑饒州判王君宜之女始歸學訓君入門會姑病卽謝去紈綺脫簪珥爲勤苦侍湯藥數日姑死廢寢食號痛逾毀人固以奇之矣先是學訓君父獲菴翁客游川廣間而伯父樂菴者無子孺人旦暮擇善飲食時寒溫躬製繇絡揣意所至死斂葬甚厚而舅方遠游孺人則日夜爲學訓君泣學訓君亦日夜相對泣會釀且熟指謂學訓君曰若翁及飲乎釀則何爲復嗚咽遂挾貲使往問游所學訓君且行迎其父而獲菴翁適歸時皆以孝感云孺人服蔬茹淡好攻艱勞平生于甘禴泊如也而善資計能以纖羨致積不累學訓君每計生則曰非丈夫也居家厘厘裁足甚愛惜餘棄然奉侍長上飾養具

潔祭祀備葬物夫所當宴游子出從學卽傾家黽勉性
知大義凡與學訓君相儆戒私相行處有古烈婦風煦
煦愛育諸子至教習不少假借故諸子進退皆嚴若師
以及于成若孺人者信可謂賢母已學訓君始爲名儒
爲諸公鉅人所推敬經所指授有行義顯達者凡若干
人歟令少長學于父博洽貫穿而飭躬謹蹈勵志古昔
以母憂去歟歟之人遮道攀哭以隨孺人之喪兩人者
以成立若此孺人死不恨矣而何以予言有無哉孺人
生成化甲辰九月十三日歿嘉靖癸卯九月十三日年
六十歲母陳子男六情禮部儒士娶沈氏道娶沈氏善
卽歟令娶俞氏事娶吳氏師娶方氏猷聘方氏道事師

皆郡弟子員事繼族父天祿後善旣倡率諸昆弟而諸
昆弟皆且將及時自奮孺人之澤可勝道哉女二賽葵
適沈繼武賽菊適吳承祖孫男四植桂植槐植椿植楠
孫女九柔嘉許聘傅和柔正柔中柔順柔巽柔賢柔淑
皆幼二在襁褓某年月日葬孺人于西湖馬婆嶺之原
銘曰猗與賢母勤孝攻苦室家自持德義是輔有美夫
子粵賢維嗣迺附青雲名施後世

泌園集卷三十三

明烏程董份著

明故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龍潛張公

墓誌銘

張氏其先博野人明興諱貴者爲潛白濮驛丞嘗行其
風土樂之曰是惟江漢楚之粵區其地膏壤可以植吾
後而蕃焉會職滿謝去而丞有二子乃以其次子端爲
潛劉氏壻而端遂爲潛江人居城東南白龍灣之里端
生洪洪生公公家故貧躬耕田野間養父母甚篤嘗積
織致贏好賑窮乏事可濟者濟之不可者必盡意乃已
無厚殖而人多蒙施焉咸服其長者會縣盜起督里中

追捕故事捕得賊者所捕送讞卽囚脫重坐故每至得賊當送虞其道亡輒以計滅之里有郝璽者凡捕七人縛石將置諸湖而一心者以註逮公密聞乃攝衣獨行迹至湖所爲其人暴白請命甚哀眾怒挺楫擊公公奮不顧以身擁之泣益甚眾始悟竟免其好義佐人之急事不避難多此類居甚莊毅雖子女必嚴自燕游未嘗見狎侮數以禮折人少所假借人以事就直務分別其原正色論之否者輒責數不置俾以義媿其心往往面發赤謝謝皆云寧被縣官鞠無寧張公知公居布衣之位親在貧賤而人憚之銷其邪心踰有司諸侯之權嚮使得階尺寸握賞罰如建瓴而下可知己古之豪賢困

閭閻而不獲施用者可勝數哉人以是奇公然公謹身
約行必由矩矱兢兢自持未嘗以俠加人其所爲發于
至誠而人服化之識者尤重焉初公不喜仕而好經術
所以訓其子者皆古大義躬儉薄力苦茹荼至延師儒
益闢館舍縱其子學不問貲費嘗摩子中丞曰是子大
吾門者中丞舉進士一年所而公卒已而爲嘉興令卓
絕嘉興去子家甚近子備聞令賢遂定交相善已而令
轉諫議數規切朝政指斥當事者以正直顯天下遂歷
中丞始予列國史中丞數泣謂予曰先公下世久而墓
石未勒予小子念其砥志勵行有不偶然者而當其存
無以顯揚聲施于朝卒又無表著大懼泯滅而非是信

史不能紀載傳也小子故有待焉惟子哀而銘之子敬
喏會中丞謝病去而予亦罷歸矣先是中丞筮仕二十
餘年未奉馳典及今皇帝登極布浩蕩恩中丞方病家
居而得贈父如其官蓋異數也于是楚人皆曰土厚者
藝蕃水深者溥博獨不見張公有隱德而中丞蒙殊榮
雖人子之奇逢實其親之攸致也已而中丞病且愈起
家撫陝乃遣人自陝走數千里抵予家請益力予惟中
丞喪其親久旣已鼎貴豈無當世秉筆之士託之顯名
而跋涉山川屬在林壑豈真以予言爲足傳耶又豈若
世俗浮沈之見耶乃序而銘之公諱永祥字詒徵別號
龍潛處士生成化甲辰某月日卒嘉靖戊申某月日贈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胡氏封太淑人子男
六師載師戢師成胡出師棡師儀師戢側室龍出師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先總督浙直江西軍務巡撫浙江
等處今巡撫陝西等處師棡庠生女五適某某孫男□
某某年月日葬公崔家垵之先塋某年月日下窆石
銘曰古者士不得志則龍蛇其得志則從龍澤雲流獲
國家爾其淵潛爾子雲興江漢湯湯爲沱爲潛其氣毓
蒸永固爾宅以究其澤世世無斃

明故處士南津杜君配劉孺人合葬墓誌銘

進士杜君鵬翔以其友歸安令邊君僉所爲狀來告曰
嗟乎先人下世人矣翔竊念其終隱約懼卒泯沒無以

表見于後惟當世之立言者以圖不朽茲獲出君子之門翔得以其間請而不幸母氏適喪痛心摧裂靡及已雖然君子哀而賜之一言則是肉白骨而噓枯也卽下從九原無恨矣予聞其言而悲焉按狀杜家世霸之瑞麥鄉人祖諱敏起家湖廣通城令謹厚稱長者治行高有廉潔名在通城十八年及歸惟故衣囊家居疏糲霸人言廉吏必以通城爲首通城有子諱清美髭髯睥睨絕俗眇然如神仙人博學能文辭有大志嘗爲弟子員數試弗第歿人多惜之配盧氏霸之名家有賢德是生處士處士讀書好禮義惇篤孝友口不言而家行有足多者性澹于耆欲專務儉素與人交立然喏慷慨終身

皆可復勤本業督耕不肯從閭里競錐刀設機利所與
通財不數校當否卽弗當于心泊如也楊氏曇者有難
懷金託之冀以脫禍及事解還其金曇德處士而畏其
義難于言乃私遺一鎰置篋中而去居數日處士檢篋
得金驚曰嗟是楊以報我耶亟追還因責讓之其輕財
篤義較然不欺多此類劉孺人者延川令英之女少沈
謐溫懿能攻苦茹淡躬立作助處士爲業積纒不妄費
然能知大節審取與延川嘗屬以重貲會其遠諸季欲
其分之相與立田產孺人叱曰汝輩欲專擅從便宜而
違父乎吾不勿能也延川歸封識宛然見而嘉歎知其
事者皆曰此誠杜處士配也處士先孺人歿且三十年

諸子方幼孺人親與爲艱難內劬勞鞠育而外力持其
家備歷勤瘁至老益篤不倦云初處士教其子嚴暇則
數勞之日甚苦篤學然欲以立身亢宗顯融光大非學
弗克也勉之及處士歿孺人益趣其子于學日夜取其
師程不中程輒怒曰而忘而先人之教乎因嗚咽感動
諸子共相率勵蓋孺人誨戒之力多焉霸古幽燕地自
昔多悲口勇力之士少以詩書見者明興稍廣文學今
孳孳盛矣予觀翔方刻志遠大而諸子弟相繼以興杜
氏蓋未艾也此固處士所屬以亢宗者然處士身弗及
見孺人且見其成矣方逮祿養而未幾以逝故翔尤哀
焉處士諱銘字自新號南津生某年月日歿嘉靖乙巳

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生景泰壬辰五月二十六日歿
嘉靖癸丑十二月二十九日子男四長延齡次鵬舉徽
休寧丞次鵬遠次鵬翔卽進士君也孫男九萃芊芍芹
芥菱艾芫萃鄉進士芥菱州弟子員曾孫男四允讓允
繩允恭允蹈女二適韓鸚劉卿孫女七長適鄉進士顧
廉次適鄉進士趙子宗孟次適孫遠次適臧樞次適布
政司參政次適鄭良相餘未字曾孫女二始處士葬某
地先塋翔與其兄延齡等卜以孺人歿之明年甲寅某
月日祔而合葬焉進士與歸安君皆予所薦士其言足
徵乃爲銘銘曰吾聞種德者昌樹藝者穫爾鄉瑞麥知
爾之德有蕃有裔有蔚其宅惟德之瑞匪瑞者麥合德

流光往卽爾室並游以寧其無斃

明故湖廣布政司右參議石雲沈先生墓誌銘

沈氏世家汴宋南渡時徙會稽其後有庭芝者徙松江
又徙嘉善庭芝生瑾始徙秀水遂爲秀水人瑾生璠璠
生淵淵生度度生復自稱東園處士石雲先生父也先
生幼有氣略嘗與里中兒戲輒具萑列隊伍行陣指麾
設敵制變稱雄眾兒中識者知其奇兒然數好馳馬一
日馬逸躓東園翁因問譴之遂折節爲學性穎異兒時
能日誦數百言通其大指至是益攻苦銳志學遂成充
邑庠生貲爲國子生舉順天鄉試登己丑進士授行人
嘗使代過渾源城會虜犯雲中而遣別騎圍渾源方糧

竭甚恐先生時在圍與其守議曰渾源雲中犄角而虜雖強不能久今能盡發帑羨誠得十日糧因雲中爲形援足持虜矣已而圍遂解當是時虜急人無完心其計畫所以全者先生力居多先生由渾源趨雲中抵代與虜騎間前後見者驚嚙指代藩以其馳不測致命重之厚與金帛一切謝不受爲行人秩滿當詣部選諸赴選者前拜冢宰更伏謁乃退獨先生拱不伏謁冢宰方切詆論學者眾謹諱之獨先生就試輒論學遂擯不與選然部皆目曰是不肯伏謁而好論學不諱者也再選因得刑科給事中嘗條上四事其一言內閣輔弼臣宜首選道德其二言明徵士吳與弼檢討陳憲章尙書王守

仁皆卓然爲世儒宗功振絕學宜下禮官議諡配祀以
風厲學者其三言諸巡按御史及諸督學憲臣所以總
率綱紀化道所先宜博求其人庶于治理有所幾助其
四言今賦益繁吏緣爲奸以罔愚民之不逮甚非所以
壹法守而示久遠也宜令有司均賦定式以明畫一以
制疏入人稱其知大體而均賦事自先生發之江南諸
部縣多施行稱便焉星殞應變極陳修省感格之道言
甚切直劾罷自宮男子二千餘人諸前後章五六上往
往見采納會吏部舉外考察而冢宰阿權輔意專以睚
眦中人擊平生所不快者無故罷者甚多而僉事韋先
生商臣等四人賢行其最著者在罷中故事考察畢

給事御史得論其當黜而遺者謂之拾遺卽不當黜而
罷者不得復論而先生與給事中戚先生賢等先是上
言考察當世大典宜最慎重其當黜不當黜請令臣等
得以俱論會四人報罷乃奏以此四臣者治能卓絕徒
以剛忤權貴而部挾報復亂白黑至此宜亟還以正國
是事下部議以諸給事變例違令坐以重比人咸危之
而上知其忠直且業以預請無以罪也遂得釋而四臣
者卒不留初先生舍與冢宰鄰不往候冢宰冢宰固已
銜之及是又無所發怒而先生已轉右給事矣乃出之
爲山東僉事眾益籍籍持不平遂交論冢宰一日至十
餘上上以其言訐杖之冢宰亦竟罷而諸言者或黜或

死先生用感然日夜謀解印綬會母疾乃乞終養先脫
身馳月餘得報許始先生聞母疾馳也甚憂忽假寐似
聞蓬間語曰無恙無恙歸果愈人以爲孝感云然母終
患末疾先生家居侍者且十年先生初侍母疾父東園
翁方康乃治具日召故人所善賓客與父爲樂怡如也
及母喪闕先生爲父在益謀所以樂之者如侍母時而
東園翁責曰爾本請侍母且毋有疾宜爾今父無疾而
欲以我爲辭耶因數以君臣義趣去而東園翁故嚴每
斷斷不可先生不可逆旨乃去改授江西屯田僉事轄
池郡屯政廢而池民連他諸郡豪占屯者不下累萬積
三十四年不輸軍暴骸償有司莫能問先生廉得其弊

建白移有司躬勘還之官而貸其故逋贖其罪民既情
見幸免逋與罪益願還田歲餘侵田還者數千嘗攝虔
州兵備大庾酋李文彪賊其母兄質官以叛郡縣皆震
或言宜急剿先生曰是烏合寬之則黨散急之則勢聚
因其瑕釁可以立散而成擒也乃赦其黨而計誅文彪
兵不勞而寇息南安諸屬邑各額機兵數千歲班赴贛
操正德中割上猶增設崇義縣而上猶兵不減民苦之
先生乃議裁上猶額三之一歸崇義而崇義守城免贛
操兩縣稱平焉尋攝九江兵備河南賊驛騷自商成立
舒南走英山掠將迫九江先生躬以上旬校舟兵以下
旬校步騎兵務水陸得其便以制賊賊卒不敢犯境初

東園翁聞其子所至功業有迹歎曰甚善是如何日在
我側乎我所以教督趣之者有以也喜甚然先生竟以
在九江時暑淫閱兵得之勞而強事疾發遂篤會上績
抵家與東園翁見閱月而卒卒之前二日報轉參議云
先生少有志慨然慕陽明先生之學讀傳習錄曰得吾
心矣乃欲渡江從之游會陽明往征思田弗果及爲國
子生始獲見甘泉先生及陽明高弟中離薛先生者益
發其精義其學日進及宦游益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切
磋講明遂以學自任方陽明蒙謗奪爵眾懼且有奇禍
莫敢復爲言者獨先生抗言請表章諡祀在前四事中
事雖未行竟不罪人乃知上本無意深過之時禁稍解

居山東建書院二于青萊間江西修書院五于虔而虔
故有陽明祠多圯益行縣具飭凡十餘所而先生所居
舍傍亦有祠祀皆所以尊陽明進師儒諸生弟子歌誦
修習其間務有所興起士彬彬嚮風焉蓋先生不及見
陽明見甘泉中離而晚與一菴唐先生緒山錢先生龍
溪王先生游益親其得于三先生者尤深且久自是篤
信陽明尤益甚先生其解悟融會浹洽吾不知其與三
先生上下也及其沈毅深湛之思各有獨至焉迢迢唯
謹擇而蹈畫尺寸不失雖廣所建置延進同學然好推
讓行之本于至誠不峻門戶故人多喜議諸公論學者
長短獨無以訾先生云居官勤切常程日簿吏按事傳

爰書互讞數夜分不休性敏吏抱按具前頃刻判數十
按無留事至見人若無能者斷獄善中情隱造訊立辯
然不喜鉤鉞取辭具而已嘗慮囚盡條刺當出者俾贖
或代其贖而遣之其仁如此家故贍食不重肉衣不重
彩自米鹽出入皆有數或言其纖細先生曰道無巨細
顧心之用何如耳使密察于細而不累本體此所以爲
學也且君子于財與其取于人孰若節于己乎與其汰
于家孰若能施于人乎故先生自奉薄一介不受而待
以舉火若干家然其所施有制人請寄不遂者稍望之
先生不加益亦不絕也以是其交皆可久蓋先生信心
而不移于外多此類故人之知不知者其稱先生皆曰

雅醇篤厚君子云先生病人爲禱壇宇者所在常數十
百人多至遮道其死弔者哭皆悲焉先生諱謚字靜夫
別號石山又號石雲父東園翁以先生貴封徵仕郎刑
科給事中母賀氏封孺人配盛氏封孺人繼配盛氏封
孺人子男二啟原繼孺人出鄉進士娶禮部員外郎錢
君萱女啟文側室潘氏出娶鄉進士王君愛女女三許
嫁吳邦校項國亨盛朝綱孫男一先生生弘治辛酉五
月十一日卒嘉靖癸丑八月十八日至是將葬啟原以
其友吏部進士余君狀又述遺事遣人走數千里來乞
銘記予始受經傳得見先生茗雪上當是時予方弱冠
而先生顯達也一語意合定交旣雅知先生有年悲原

之意而嘉余君狀足徵也許之銘葬以某月日墓在里
賢里銘曰公昔諫闕出馳憲垣二十年而不調何其進
之難也聞調二日而竟死命何艱也公旣聞道謂齊生
死進退淹速又何語此予則悲公未究厥志俾其有待
何弗能致乃勒此石垂示後世

明故贈國子監司業夢山范公同配封太安人陸
氏合葬墓誌銘

贈司業范公者其先大梁人七世祖昇之爲宋廣德州
參軍因徙烏程其支徙秀水徙秀水者世有膺仕而烏
程未顯然烏程范大宗也自廣德公五世而生悟菴公
縉縉生西巖公完西巖公娶于袁而生公公至孝年十

四喪父哀慟毀瘠人不忍見聞已而葬父菁山之陽因
自稱夢山志慕思不忘也公始生縣治西里旣葬父乃
稍稍葺廬菁山下以慰夢思遂爲菁山人而縣稱名族
者必曰菁山范云事母備供養務極其懼母嘗病顛禱
甚苦已而病寢篤醫謝弗治悲號無所出乃刲股和藥
以進有頃母霍然病已起而更生者餘十五年人皆稱
孝感焉性友愛篤厚待季父禮敬備至周施宗族于貧
昆弟尤飲食調護之初公喪父時諸宗或陽浮爲好而
中盱衡欲乘喪利其危數齟齬公幾殆及公稍裕益親
睦賑其急佐其艱而諸宗挾憤忮心或搆縣長吏危公
公弗計也數傾身下之施益弗懈諸宗有難往脫之忘

其仇而口不言嘗屬所親貸旁郡所親匿貸金而旁郡
貸者收責公念其窘售田以償弗問會縣檄公主帑藏
公復屬所親意其感媿贖過而復盜帑金公益念事洩
罪重售田以償弗問卒爲全好所親若不知也此尤世
所難者蓋公坦中闊節宏深隱厚多此類公幼穎慧授
書響應嘗治舉子業而以喪難憂苦致疾疾輒甚乃謝
去入山修先世之業而息之然不喜與時俯仰逐末利
而獨惇信義立然諾務力本起其家家亦有天幸其贏
得過當愈于末業遂日以益饒而言治生者推范公然
公大度恥纖嗇嘗貰息里中遇不足則焚券罷責不收
及有餘則廣施不惜諸所繕橋治道食枵櫛齒往往不

可勝數而平居藉以舉火者若干家于是晚亦厘厘自給而公持高節足不履縣庭身不見長吏長吏嗛不附已又諸宗釁構之數苦以錢穀重役公不出第任人代所任者數侵負家漸單竭而長吏嗛不止舐糠及米必欲逮致公公如棄敝脫垢寧傾家實吏橐卒不詘其身以是單竭益甚而公慷慨廓達豁如也惟益鬪精舍購諸奇書多延四方名士與二子居督趣于學又數引古入之道飭二子間雜論郡縣吏孰以廉興孰以墨敗孰仁而昌孰苛而滅廩廩皆正言故二子以文學興而皆立志厲行卓然樹立公之教也先是陸長公麟者與西巖公同里善見公少而雍容閒雅甚都奇愛之以女歸

公是爲太安人太安人入門佐公孝友惟謹公母痿不自洩溺者十二年太安人日夜宛轉扶掖暇則取姑廁踰澣澣湔穢卽眇小不役女奴如是者始終如一日其時公旣孤而母病諸宗乘危齟齬公不得則翼其所最賤妾數毛舉困安人安人恐傷姑輒引咎辟匿困者媿罷去反稱安人賢始安人歸而陸長公歿矣母朱無子安人白公迎養之公視朱如母而安人視姑踰其母兩母各以爲得居相怡然朱沒厚歛葬之而朱橐中金數百則悉歸嗣子不分一錢也初公治生徒綜大計若操筭披籍馳贏積虛安人力爲多然嫻大體至好施慕義則又蠲竭贊之如太安人者可謂與公合德並美者已

子嘗觀古治生若范大夫蠡功成逃五湖數致千金喜
分散公甚似之而烏程去五湖近豈其苗裔耶子嘗言
蠡振世之傑何至沒溺于利而所以爲此蓋託迹以混
時自污以翫世耳古今豪傑借此翫弄者多矣非凡所
知也公亦儻有蠡之意哉然蠡有傑氣而無篤行又乏
賢子較公越逕庭矣公二子才皆高始亦同滯留而伯
子一旦對大廷第一擢翰林修撰以忌稍譴遷轉國子
司業蒙恩贈父如其官而封母太安人旣而司業轉中
允侍上經筵日講又轉諭德掌南京翰林院而太安人
卒上念啟沃功又蒙恩諭祭其父母五品得諭祭蓋非
常殊典湖自明興來未前有也至是而烏程之范顯天

下矣伯子方負天下望且大用而數讓曰仲其才實勝
我卽一旦出而顯親者不啻是然則范可勝道哉公諱
萱字思孝生弘治辛酉三月六日卒嘉靖辛酉八月一
日太安人生弘治乙丑七月三日卒萬曆乙亥五月四
日子二長應期卽諭德娶沈氏贈安人繼娶吳氏封安
人次應明太學生娶施氏女二長嫁縣學生沈泗春次
聽選官邵堯化孫男二汝訥太學生娶溫氏期出汝訥
聘李氏明出孫女五長適太學生沈如封次適嚴浚明
次適周次許嫁吳皆期出惟適嚴者存餘早歿次許溫
子望明出亦歿曾孫一尙幼始公卒而權厝菁之別業
茲卜武康見龍塢之原將以月日啟公厝而奉太安人

合葬焉禮也余世與二子爲通家知其事詳因序而銘之銘曰身有處士之行古稱素封克顯厥後不當其躬內外合德淑始令終孝義並植善祥攸鍾深山大澤寶惟生龍見龍之原其兆克從伯也攀鱗捧日九重仲將附迹蒸雲太空天之所命人曷能庸克顯克昌世世無窮

明故逸士夢溪胡君墓誌銘

胡夢溪君者嘉興之雙溪人也其先宋安定先生瑗敎授蘇湖間胡氏著姓吳興八世祖德一始自湖徙嘉興遂爲嘉興人曾祖璣祖奎父葵皆以貲喜施能賑人之急躬先行誼于鄉家旣饒世有厚德鄉人盛稱服之而

胡氏之在嘉興者族亦益著君尤倣儻好讀書慷慨不能小拘嘗從諸生受尚書業諸生多推讓君而君曰吾不樂是瑣瑣者遂罷去父早歿大父以君罷業不仕則強使授陰陽訓術君前讓嚴不可強一就而益不樂又罷去則治園廣亭榭蒔花木奉大父宴游時起觴爲壽自暢大父前曰卽乘朱輪馳華轂有官職自守孰與今侍大父樂乎大父歿益避匿山水間不與世接獨從諸公長者文士談說今古雅飲嘯歌著爲聲詩翛然若軼埃壒之外志有以自娛泊如也與人游務盡款治其慕賢者如恐弗見急諸窮交時其有無無不滿意以是諸公長者文士皆交口譽之然獨不能強合非意所得至

不忍見好面折長短卽尊官貴人強有勢者不能借一
辭人稍稍望君弗顧也中歲忽遭疾疾已好道家養生
言謝一切事嘗言遇異人蔡者授修形鍊神之術謂海
寧士吳子曰凡人所謂兢兢者以益生也今高訾富人
舉齷齪計贏羨貴者慮勢變虞得失此特自苦生耳故
吾願稅身汗漫游天下五嶽名山海外人之所不能到
方庶幾安期羨門之流吾又安能與富貴人論語言上
下耶且吾所未畢者已今年耳子幸謹識之吳子大奇
其言居一年所而君歿歿之日方授書其僕忽跌坐氣
奄奄逝吳子愕曰是嘗與我言將蛻去者非耶然君少
孤自治生業家日益起其旣歿自室廬田宅器具皆省

皆有石畫非脫屣人間者將形遇而神不沒耶君性孝友少持父喪號哭遇禮父嘗自稱守溪君則行號哭溪上寤寐見父于溪因遂稱夢溪其所治事必徧謁父所嘗厚者而後從事見父諸所嘗厚者事之如父親督弟子學弟澁有雋材君督之力常備給其貲使畢學舉省薦弟歿婚其孤撫恤尤至家在城郭終其身不入縣庭不見縣長吏縣長吏聞君孝友或就見君子家君所以異于脫屣者非在是耶君諱道字中甫生弘治己酉冬十二月歿嘉靖丙午夏五月配項氏襄毅公孫女二子宗虞娶沈氏參政圻女宗陳娶錢氏主事朮女繼娶魯氏知縣奎孫女虞陳俱郡學廩生有材名女一適張一

魯太學生孫男三白聘屠氏康僖公會孫女泉皋俱幼
孫女一許聘同知范言孫應暘以丁未年十二月□日
葬君于漢塘德化鄉先兆君所遺有夢溪集若干卷藏
于家銘曰予聞君葬父母藎土窾木下錮泉德化之鄉
兆所安其德惟似世所賢過茲者式胡氏之阡

明故處士董君配蔣碩人墓誌銘

處士姓董氏予伯兄也董氏世家梅林村初董氏梅相
傳枝葉可覆畝許村以是得名宋高宗渡江至梅林蹕
召諸侍臣數十人宴董氏梅下賦詩歎異之羣臣屬和
焉時遂以人主所留宴改梅林村爲上林而董氏遂爲
上林董氏明興諱子復者徙居潯溪能以禮義崛起其

鄉鄉人重之而是時上林董氏稍微在潯溪者始益著
有子諱鐸是子之曾大父有二子長卽處士祖諱序次
卽子祖諱庠蓋處士祖生三子有孫十一人而子祖亦
三子長卽子父諱環贈翰林院編修有孫一人子不肖
份也贈編修公未疾而子幼蓋子多難幾不能自存而
處士數掖而持之處士父最長諱珏授蕭縣學諭始董
氏當宋末天下方亂及元父子相戒不肯仕而明興詔
天下置學縣官歲時持書按行部擇弟子應格者就學
督趣之而董氏世以隱德自遂未嘗見官府兢兢謹行
宜守田里而已聞縣官下則屏戶率子弟辟匿而子祖
故亦不仕然好讀書有智白兄曰夫士貴知時今明聖

嚮意學縣數宣布令以好召而若攝逮避匿非也時不
同而固守奈何指學諭公曰是慧宜可就學處士祖大
悟遣之學諭公始就學爲縣諸生考輒高等稱名士而
予父後至名益顯皆弗第然董氏文學自茲始學諭公
生處士早諸昆十一人處士最長而學諭公爲諸生貧
不贍處士嘗甘苦從錐刀錙銖以給父及父爲名士諸
生多所受學稍稍贍及爲學諭遠近受學者盛增裕處
士獨無私一錢家不益及學諭歿而處土方販江湖間
往來歷寒暑犯霜露甚苦卒不能贍其家以死嗟乎可
傷也已處士長者無他腸少貧識廢著好權變而不能
守不虞人欺屢被困又命數左數遷其術而竟不售用

是終困然里人言闊達隱厚忠信必稱處士初叔父嘗
以事至都處士家方困不以妻子爲解挺身從不反顧
會中道賊劉六等攻剽殺人屍被數十百里處士與叔
父晝伏夜行從死屍中間道走至都而還時穀踊貴妻
子餒迎告之處士慨然曰命也然幸叔父無恙終無他
語其輕身好義類此嘗見予少從役多病輒日勉之吾
與若二父皆篤學而不顯董氏世德當有興者其必在
子恐吾不及見爾處士歿而里中人皆憐之諸昆哭之
哀而予獨傷心焉夫以處士豈有恩澤利益及人也此
亦可以觀其善之不泯者已自處士歿而諸兄十一人
者或歿或困而予又病浮湛一官無以當董氏世德又

足歎也配鄭氏有賢行嘗及處士贍時能積纖力勤助
處士供舅姑爲給繼配蔣氏二氏皆著姓蔣歸時處士
家益衰不久歿蔣善刺繡賣以易食歷窮窘離散以節
終始云子嘗記二碩人前後對處士言西叔自祖以來
一孫如園竹獨筍耳天必不絕子曷念諸故處士掖持
之尤力蓋子家在西故云子言之益傷焉處士名儒字
大貞生某年月日歿某年月日蔣碩人生某年月日歿
某年月日鄭碩人早歿葬棟四圩先塋處士歿殯而納
之淺土蓋十年餘雨甚土數敗子聞而尤痛傷之其子
力不能葬嘗哭而告子至是碩人歿子乃助之買地合
葬而序其事以抒子哀云葬以某年月日在某地新塋

處士子二玄齡娶姚氏氏椿齡娶氏崔氏女一嫁嚴大
民孫男某其銘曰久者得葬從者得往魂兮魂兮其無
愴俾後熾昌安以饗

明故慶陽府通判夷門唐君墓誌銘

始慶陽別駕唐子歿于官其父西園君以慶陽與余遊
厚善數千里遣人京師乞余銘余自京師哭之慟會余
還而父西園亦以憂歿余抵其家哭尤慟見者淚歛歛
下也余傷慶陽客死萬里至憂其親有足閔念者乃慶
陽之子鍾吉持錢水部狀來嗣請父銘以纂其祖志嗟
乎余忍負存歿三世之款款者哉按狀唐氏其先天長
人元末避兵徙烏鎮遂爲烏鎮人高祖章曾祖端祖縉

父禧禧卽西園君也唐徙累世不仕及西園君以積著
起持謹慤尙雍容教子弟以學而是時唐氏文學亦烝
烝興矣慶陽少穎異施青州識之曰此唐氏亢宗者也
其伯父博士君亦喜曰此能亢吾宗者也以貲入國子
時少宰程公爲祭酒每校文必列高等而少司馬蔡公
尤亟稱焉蓋慶陽名在諸公間藉藉諸公館競目之雖
慶陽亦自以爲青雲可立致顧性多病病歐衄血每血
下欲絕因棄去學爲黃老言久之病稍已謁選爲萬全
都司斷事萬全古上谷地懸邊徼無郡縣比虜數入諸
將或戰或北中丞皆下斷事核上而少司徒遲公以中
丞撫上谷故知諸將選輒北則挾賄請解脫操之如束

涇薪而斷事持平數從文書中可爲地者微見其冤狀
不則強爭會一將官中丞欲深文論之斷事爭益力人
或譏其少戇斷事曰我豈不知迎合意爲便哉願罪止
此若散法媚上我不敢爲也中丞始疑斷事闌出有他
故察之實無他諸屬斷事論讞輒報當諸錢穀皆任斷
事總領之盛稱其謹飾節修守法不阿意署上上考而
司徒方以正直爲一時重素慎許可銓司覈其署異之
乃轉慶陽爲別駕在寧夏司餉初諳邊皆有尙書都督
餉事寧夏則別駕專之任專而地遠地遠則易偷任專
則可以自肆前後以賂敗者甚多獨君益自刻厲條罷
諸爲餉蠹者故事餉羨歲若干例給別駕用盡謝卻弗

取部使者廉其實以爲難數勞獎君業且察舉而君故
病在萬全時稍作自以邊域久冀遷得見父于吳越之
間乃益西極邊口身病父且老每忽忽數移告乞骸骨
歸諸使者固弗許益病病遂篤以歿使者皆驚愕異傳
符護其喪軫恤甚厚藩郡奠賻相繼民戍攀號其亦可
哀悼哉慶陽性恬愉常屏居冥坐一室掃滌浣清器具
精雅灑如也好圖書自經史載籍下至稗官小說多所
通曉見之默若無能者可謂翩翩塵世之佳士已慶陽
名國寵字光甫號夷門生嘉靖癸未某月日歿壬戌某
月日配趙氏繼施氏子男二長卽鍾吉次鍾德皆國子
生鍾吉娶錢氏繼李氏趙出錢卽水部君貢女也鍾德

聘嵇氏女一許嫁慎口施出茲以隆慶戊辰之九月
日葬于某地之新塋而余銘之銘曰蘭馨桂芳早見伐
珠摧玉燔明晻滅天有所厚命有薄厚者善兮薄者促
既昇汝哲胡弗穀條兮奄忽世暗嘆魂遊西夏路冥漠
賀蘭山前鴈飛卻魂返南青關塞黑歸來故鄉何不樂
吳山越水固汝宅永昌後人名不歇